

《武汉事件》

(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

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

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

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

合编

1967年8月武汉

目录

《武汉事件》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	2
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造反派讲话纪要	5
概述	1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3
毛主席派人来	40
暗流回旋	58
风云突变	63
乱云飞渡仍从容	71
针锋相对	78
夜上洪山	87
突围	90

不愧是邱少云同志的战友	93
果断的措施	99
胜利会见	104
飞往毛主席身边	107
几个苍蝇碰壁	108
异曲同工的“传达”	109
短命儿——“临时联合代表团”	111
冲击军用机场	113
三条黑纲领	114
恶狗四扑	115
街道上的表演	116
夺权的丑剧	117
回光返照	119
纸船明烛照天烧	121
全国支持武汉	123
后记	13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

一封信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造反派讲话纪要

八月八日，中央用专机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洪霞、夏帮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九日凌晨三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人大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大家。听取初步汇报并做了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同志。九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上述单位的代表，进一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首长们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同志外，还有三司革联的另一代表曾庆元同志、武汉军区曾司令员、刘政委、十五军赵军长、方副军长、二十九师张政委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

州、福建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现将首长两次接见时的讲话精神纪要如下：

纪要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的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

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这应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大家可不要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艰巨的任务还摆在大家的面前。比如“百万雄师”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当然，不管怎么反复，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而“七·二零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零”。过去的帐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它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怠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

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注意节约闹革命，不要搞那么多那么大的袖章。你们的袖章太精致了。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决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现在外面又传出什么“曾司令员在沈阳是支保的”，这是谣言。你们要回去辟谣，不要什么都怀疑。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权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〇”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现在请大家来商量一下建立一个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问题，你们提一提地方上有那些干部可以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可以考虑一下。

从王任重、院党委、工作组到陈再道，搞逼、供、信，群众写了检讨，不能算“叛徒”不能用他们检讨材料来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是用共产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搞的。这些材料不论在谁手里，应当一律退回本人，本人也不检讨，按去年十月五日中央决定处理。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

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最后各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纷纷向中央首长表态：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一定按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对这次接见的传达以此文件为准，其它传达和传单一律无效。

武汉钢工总朱洪霞、夏邦银

武汉钢二司丁家显、方保林

钢九·一三李想玉、但功荣

新华工张立国、郭保安

新湖大谢帮柱、彭勋

新华农高玉泽、魏梅森

三司革联雪湘明、曾庆元

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整理

概述

七月，上涨的江水，飘着烈士的血花，咆哮地流去。

浓密的乌云，笼罩着江汉大地，空气紧张而沉闷。

突然，紧张的空气爆炸了！七月二十日，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武汉发生！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阴谋策划的。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伙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公然对抗中央，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指向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他们竟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共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等人，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进行疯狂的围攻、绑架、殴打。

这一小撮狂妄之徒，想用他们的狗头碰碰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妄图以反革命暴力，让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人头落地，在革命群众的血海中，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天堂”。

他们这种垂死挣扎，使国外的美帝、苏修，顿时手舞足蹈，得意洋洋，仿佛捞到了一根烂稻草。莫斯科电台幸灾乐祸的叫嚷：“武汉出现了反毛派”，“陈再道上将有效的控制了武汉！”

可是，这班蠢驴们仅仅高兴了两天，这次暴乱就被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钢铁般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大无畏精神和英勇果断的手段，给彻底粉碎了。“百万雄师”已经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完全陷入了全国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的残钟敲响了！正如《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的那样：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跳梁小丑，出来表演一番，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都是纸老虎，虚弱得很。让他们表演去吧！表演得愈起劲，就暴露得愈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看起来仿佛是坏事，实际上是大大的好事。”

武汉事件雄辩地证明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坚实的力量，任何敌人要碰一碰它，必定会落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会几何时，陈再道之流，一手拿枪，一手操纵“百万雄师”，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发动反革命暴乱不出 72 小时，他们所纠集的“百万雄师”等反动势力就开始土崩瓦解，陈再道、钟汉华以及他们控制下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就完全现出了纸老虎原形。

武汉事件还有力地证明广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完全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是信得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可靠柱石,也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武汉事件的胜利解决,充分表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7. 20”事件暴发的时候,武汉地区军内几个走资派曾经狂妄叫嚣:“武汉部队百分之八十的人站在我们这边。”岂不知正是他们张口嚎叫之时,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广大指战员正在英勇地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周总理、谢副总理等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挥起的铁拳正有力地打在那一小撮坏蛋的门牙上,使其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武汉事件中,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广大指战员创立了新的丰功伟绩,不愧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的榜样。

武汉事件,也锻炼、考验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这支钢铁般的革命造反大军,是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把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同时,正如中央来信所说:“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把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上加好,中央于八月八日派专机将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的负责人接到北京,由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主持召集座谈会,并发布座谈会的“纪要”。座谈会上,中央首长首先语重心长地指出:“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快,更好。”中央首长接着帮助武汉的革命造反派解决了团结问题,并就今后如何掌握好斗争大方向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

为了不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亲切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正在加强团结，为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而努力，现在我们共同的战斗口号是：“在大批判的高潮中，再立新功！”

黑暗已经过去，曙光照耀着江城，为了前进，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为了鼓舞斗志，激发我造反派战友们的壮志豪情，让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那惊涛骇浪中的一段辉煌的战史吧！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七. 二零反革命暴乱，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有着周密的反革命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这就有必要回顾一下武汉地区过去一年来的斗争，回顾那陈大麻子策划的大逮捕、大屠杀；那二月黑风、三月逆流；那腥风血雨的六、七月，那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悲壮的战史……

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天气晴朗而暖和，在广阔的汉口新华体育场内外，挤满了三十多万人，人群似海，红旗如林，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了江城的上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打倒出头鸟王任重！”“坚决把王任重斗倒斗垮斗臭！”

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经过了多少风尘奔波，经受了多少围攻、打击，付出了多少汗水和鲜血，武汉地区的革命小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们，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支持下，经过了近半年的共同斗争，冲破了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的御用工具“大专兵”、“女红军”、“三字兵”、“乌兰牧骑”、“工人赤卫队”、“职工联合会”等保守组织的层层阻力，终于把混进中央文革、狂妄宣称要“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的、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王任重揪出来了！把他的后台，中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派、两面三刀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揪出来了!把王任重 in 湖北省委内的一小撮爪牙揪出来了!武汉地区以工人总部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彻底粉碎由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正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

武汉的形势大好!湖北的形势大好!形势越来越好!

我们欢庆胜利之日,正是敌人切齿痛恨之时。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王任重的同伙、彻头彻尾的三反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陈再道这个老混蛋，是个野心家，阴谋家。1927年混入革命队伍后，就投靠了张国焘之流，大受他们的赏识，连连升官晋级。长征时期，他是张国焘的干将，积极参加了对抗党中央，大搞分裂的罪恶活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投在邓小平的名下，混入二野，窃取了纵队司令的职务，而当时王任重是行署主任，钟汉华是政治部主任，从那时起这三个坏蛋就结成了死党。全国解放后，他奔走在彭德怀、罗瑞卿门下，充当他们的忠实爪牙。多年以来，陈再道就疯狂的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他为彭德怀的罢官叫屈，狗胆包天的叫嚣什么：“彭德怀是好人，为什么要罢他的官?林彪算老几?在朝鲜战场上没有彭德怀，林彪打得赢?”——陈大麻子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反动透顶的老坏蛋，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败类。

“一月革命”的风暴，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革命新生事物，来到了英雄的江城武汉。

从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满怀着革命的雄心壮志，联合起来了，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把权夺过来!

由于阶级敌人的统治基础尚未被彻底摧毁；由于我们造反派对敌斗争经验不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尚未形成等原因，1月26日的夺权没有成功，并且在造反派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

以工总、二司为代表的一部份造反派组织，就夺权问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2.8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存在着缺点，但它的主流是正确的，它鲜明地指出了武汉地区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它的斗争锋芒明确指向省市一小撮走资派，提出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反夺权是一场生死大决战。

对我们造反派说来，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是件天大的好事，大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武汉地区造反派敢于进行这第一次尝试，是一个英勇的革命行动，应该大大肯定和赞扬！我们在夺权过程中内部意见不一，出现分歧，也是革命斗争中常有的现象，值不得大惊小怪！因为，大联合、大夺权——这个一月才刚刚出现的新生胎儿，那能一开头就那么漂漂亮亮，就那么完美无缺，就非得一次夺成不可。

夺权，对我们说来是大好事，而对王任重、陈再道之流来说，就是致命的威胁。他们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千方百计想从中破坏。恰恰在夺权中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于是使他们欢欣若狂了！他们就像绿头苍蝇见了血一样，死死盯着不放，觉得革命造反派有小辫子可抓了，进行破坏和镇压的机会来了。于是，陈再道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支左”的名义，从右的方面介入了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吃左支保的一系列罪恶活动。

在河南，他伙同何运洪这个老混蛋，镇压了二七公社、开封8.24等革命造反组织，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

在武汉，他们直接出面，利用造反派之间的分歧，采用拉一批打一批的无耻手法，全盘否定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否认了1.26夺权的大方向，否定了《2.8声明》的大方向。2月18日，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盗用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发表了《严正声明》。

在这个黑声明里，他们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段，把《2. 8 声明》诬蔑为“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精心策划一手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把工人总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了敌我矛盾，为进一步从政治上迫害革命造反派，解散工人总部做了舆论准备。

2. 18《严正声明》还未出笼，就遭到了武汉部队军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坚决不同意发表。但是陈再道之流不顾军内造反派的反对，强行发表了。这个黑声明一出笼，立即受到了武汉地区军内外革命造反派和北航红旗、哈军工、西军电等革命组织的强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街头巷尾，运用四大武器，对这个所谓的《严正声明》开展了口诛笔伐，他们到处举行大型小型辩论会，把这个《严正声明》驳得体无完肤，陈钟之流妄图打击工人总部的阴谋诡计失败了。在2月8日以后的一个多月内，工人总部由30多万人发展到49万人，成了一支更加巨大、更加坚强的革命力量！

陈、钟之流的诡计失败了，但是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以更其毒辣的手段镇压军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

陈大麻子采用了蒋该死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极其毒辣手段，在镇压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之前，先着手镇压军内的造反派。就在这时，7. 20反革命暴乱的急先锋、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披挂上马了。牛怀龙，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败类，他先用阴谋手段，了解到军区造反派准备揭发陈再道的三反罪行，然后连夜上京，向陈大麻子献媚，出卖军内革命造反派。牛怀龙这一无耻行径，果然受到陈贼的赏识和信任，于是这个独立师长就越过了湖北军区直接接受陈大麻子的指挥了。陈大麻子马上命令他回武汉，立即接管××单位，派兵控制洪山，包围、进驻军区大院，把军区大院内的古田、老三篇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从此，牛怀龙、蔡炳臣与陈再道、钟汉华结成了死党，并充当了陈再道之流镇压造反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急先锋。在陈

再道的黑手网罗下，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的巴方廷之流，“公、检、法”中的罗瑞卿爪牙，统统勾结起来，组成了一支掌握着枪杆子、手铐、监狱的黑色宪兵队。

军内的造反派，是陈再道之流的心腹大患，他破口大骂军事院校的学生是小资产阶级，“有其反动性的一面”，“是学生型的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倒，专他们的政！”他们甚至叫嚷：“造反派的脾气是什么脾气？我们剥开你们的皮，看看你们的气。”于是，在三月黑风中，陈再道赤膊上阵，亲临现场，架起迫击炮、重机枪、高射机枪，带上火焰喷射器、收发报机、绳索、手铐等等，在他的指挥下，刺刀上枪，子弹上膛，把造反派层层包围之后，就开始大肆捕人。为了镇压汉口高级步校的红旗造反团、红色造反团等革命组织，竟出动五营全副武装的战士，军车、囚车五十多辆，当场逮捕了十三人，拘留六人，被逼自杀的两人。为了抓两个年仅十六岁的护校学员，对一个只有一百多人的空军护校，出动了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战士。据统计陈再道之流先后把后字 248、武字 202、汉口高级步校等院校中的红野、丛中笑、铁军、红色造反团等革命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对总字 151、总字 423，空字 006 等院校派出了“武装工作组”进行“整风”，实际上是派兵镇压。

当时武汉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十个单位造反派有 4300 人，被逮捕拘留的达 190 多人，行政看管的 55 人，拉上台斗争的 700 多人，监督检查的 200 多人，空字 006 一个学员写了十三万字的“请罪书”，大小会被斗争了八次。发生在军内的这场骇人听闻的大镇压大迫害，完全暴露了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狰狞面貌。

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几乎完全被陈再道之流扑灭了！但是，镇压军内造反派，仅仅是社会大镇压的前奏！在解决了军内问题之后，他们就腾出了手来，把枪口对准了地方的革命造反派，一场规模更大，流血更多的疯狂镇压，即将来临了！

三月二十一日，黑云低压着江城，刮着凄风，下着苦雨，这是一个愤恨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陈再道之流再次盗用了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称号，连续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通告》(即臭名昭著的《3. 21 通告》)、《“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及图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告人民群众书》。

就在这一天,那曾历经惊涛骇浪,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屡建功勋的工人总部,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那拥有 49 万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战斗组织,被蛮横的决定:“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陈再道之流为了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竟然无耻地污蔑工人总部“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坏分子当权,大肆网罗牛鬼蛇神”,“反对毛主席,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反对革命的‘三结合’”;“强夺要害部门的大权,实行反革命复辟”;“窃取国家机密”……等等十大罪状,而且怕不能做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还制成了大幅图片,大量免费张贴赠送,妄图蒙蔽群众,弄假成真。

《3. 21 通告》,是陈大麻子实现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

《3. 21 通告》,是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消防车;

《3. 21 通告》,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的宣言书;

《3. 21 通告》,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一条凶猛噬人的大毒蛇!

而在这个黑通告出世之前,四百多名优秀的战斗队员,已被投入了牢狱。三月十三日陈再道在体育馆做了个黑报告,大骂工人总部干了很多坏事,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报告之后,牛怀龙、蔡炳臣就命令被 8201 部队军管的市公安局,迅速动手抓人。这两个坏蛋对公安干部说:这个任务不能再拖了,陈司令员有指示,要逮捕!现在牛鬼蛇神已经出了笼,有几多捉几多,捉不过来,让群众帮助捉,如果不快捉的话,恐怕就要跑了。接着牛、蔡拿出了一个大逮捕名单。公安人员看到了这份名单,倒为难了起来,因为公安机关捕人,起码也要有个年龄、籍贯、职业、

住址以及主要犯罪条款，仅仅有一个姓名，怎么好动手抓人呢？可是陈再道、牛怀龙、蔡炳臣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那里还管这一套，他们就是要大抓特抓，动手越早越好，于是，在他们控制下，公安局从三月十七日零点开始，进行了全市规模的大逮捕，一夜之间就抓了工人总部的各级负责人 483 名。由于只凭一张名单就急急忙忙抓人，结果出了很多令人可憎的笑话：如名单上有个冯超，是中央 601 仓库工总的负责人，住在丹水池附近；结果抓来的冯超，却是城市规划设计院的一个炊事员。第二天当老保们到处送“喜报”，贴出什么“大快人心好消息”之后，公布了冯超的名字，马上 601 仓库的老保打电话来问了：“我们这个冯超还呆在家里，你们怎么发公告说抓进去了呢？”——对我们的阶级弟兄，对工人阶级中的革命闯将，陈再道之流就是如此的残暴、专横，如此草菅人命，这就是血腥的资产阶级专政！

二司的革命小将，是武汉地区造反最早，敢于冲锋陷阵的闯将，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他们的斗争锋芒，一直指向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派，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曾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不可调和的斗争，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

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革命学生造反组织，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们战友们，无不为此批革命小将感到自豪，寄以无限的革命深情和热爱。但是，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却对二司革命小将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费尽心机，要把这批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

当工人总部被残酷镇压下去后，枪口就瞄准了二司。陈大麻子杀气腾腾地说：“工总干了的，二司干了的；工总没干的，二司也干了的。”这么一来，二司比已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工总更“反动”了！陈再道、钟汉华在找二司负责人杨道远同志谈话时，蛮不讲理地威胁说：“你不要走，你如果走了的话，问题就说不清了，问题的性质就严重了！”他们甚至打算把××军分区司令员调来，专门做瓦解二司的工作。在陈大麻子操纵扶植之下，“大专兵”、“三字兵”、“乌拉稀”、“特动”的小丑们，鼓噪着对二司发起了进攻，一时之间，“砸烂黑二司”、“二司是工总的黑参谋”、“打倒杨道远”、“丁家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反动标语，贴得到处皆是。而更其

恶毒的是，在“支左”办公室某些混蛋直接指挥下，一个所谓的“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出笼了！陈再道之流企图通过这个黑展览，作为把二司打成“反革命组织”的舆论准备，也为了达到这一政治陷害目的，他们大大显示了一番造谣污蔑、弄虚作假的无耻手段。

就在这些黑云翻滚的日子里，随着陈大麻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锵锵的镣铐声中，那已被革命群众揪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又神气十足的以湖北“最高领导”的身份，继续向他的死党发号施舍了。他在三月二日给陈再道的信中说：“现在应当争取迅速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不然对于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韩宁夫、张旺午……等同志参加。”于是，在王任重、陈再道的阴谋策划下，已陷于瘫痪的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政权，经过了一番改头换面，又重新恢复统治了。姜一、韩宁夫等三反分子，大叛徒张旺午以及一些有严重错误仍不悔改的人，在这个临时权力机构“抓办”里，继续掌握了大权。

在王任重的幕后指挥下，这一小撮走资派、大叛徒们，利用手里“抓”的党政财文大权，积极地恢复和巩固了他们的反动统治。在这伙坏蛋们的大力扶植下，使各厂矿机关的保守派上了台，让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官复原职，并通过他们来镇压革命，破坏生产，打击、迫害造反派的工人和干部。由“抓办”这个黑衙门，通过行政渠道伸向四面八方的黑线，像一个纵横交错的蛛网，把全省各地的厂矿、机关、基层单位，统统控制起来，从而使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从政治到组织，实行了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没有王任重的王任重政权出现了！

那些早已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的保守组织，在陈再道的竭力扶植下，又死灰复燃，重新活跃起来了！保皇小丑们得意洋洋的说：“王任重是三类干部，我们保，就是保对了！”于是，在学校：大专兵复活了，一夜之间变成了什么“一月革命”；三字兵复活了，打着破旗到处行凶；连臭遍

江城的华工“乌拉稀”，也扩大为全市性的组织。在陈再道之流的忠实爪牙巴方廷等的操纵下，借批判《二·八声明》、镇压革命造反派之机，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御用组织——臭名远扬的“百万雄师”的前身——红武兵。由于这些家伙到处打人行凶，为非作歹，革命群众叫他们：黑武兵、黑乌龟！

白色恐怖，象黎明前的暗雾，一层浓似一层。

广大战斗队员和二司小将的遭遇，也落到了全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对于陈大麻子之流说来，管你是拥护《2·8声明》的“香花派”，还是反对《2·8声明》的“毒草派”，只要是革命造反派，就是他们的死对头。开始，他们提出了“香花派靠边站”的反动口号，在工厂、机关凡是拥护《2·8声明》的革命造反派，都被剥夺了选举权，大字报栏里贴满了被迫写出的“请罪书”、“检讨书”，大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接着反对《2·8声明》的革命造反派也靠边站了，他们被责令回到自己的单位、部门，去接受陈再道安排的“大联合”，并检讨自己所受的“反革命逆流”的影响，进行所谓的“消毒”。谁敢对陈大麻子说半个不字，就是“二八流毒”、“矛头对准解放军”，谁敢碰一小撮走资派的一根毫毛，就要戴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谁要出去调查、开会、搞文化大革命，就说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于是，新一中的革命小将，又重新上了黑名单；

年轻的红司新华工，几乎被8201的军训团整垮；

从武汉到各专县，到处是请罪、检查、人人过关，大批大批的黑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支左”和“公、检、法”。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已经猖狂到发疯的地步，他们早已忍耐不住，那里还等到秋后再算账，就在这早春季节，发起了对革命造反派全面大反扑、大镇压，又有成千上万名革命闯将，高唱着：“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继工总战友们之后，被关进了牢门！

在这种反常的气候下，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华师等院校中，竟有人公开跳出来为刘少奇翻案……

一场轰轰烈烈、千千万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的疯狂镇压下，转入了低潮！

沉重的乌云，压得那辽阔的江汉平原，透不过气来！兰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武汉，革命的大字报被撕掉了，革命的标语被涂抹了。往日那些遍插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活动的据点，现在是行人稀少，一片冷落凄凉……

无数的革命小将，他们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在那漆黑的夜晚，双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昂首望着北京，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的低声唱起；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困难想你有力量，

迷路想你照路程……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红小兵是多么的想念您啊！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向您老人家倾诉，我们是多么地渴望听到您的声音……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了！

四月六日，军委十条命令宣布了！

这是党中央的声音，是毛主席的声音！它好似一声春雷，把密云深锁的武汉炸开了！

《人民日报》在四月二日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如何对待革命小将，是如何看待几个月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是

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阶级立场问题，是要不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他们中间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的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毛主席一声令下，红小兵奋勇当先，我们要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在武汉地区一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斗争开始了！首都的革命造反派揪出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急先锋谭震林！消息传来，使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同时也是对陈再道之流一个沉重的打击！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们团结起来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哈军工、西军电等全国各地赴汉的战友和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并肩战斗，杀向社会，向陈再道之流展开了大反击！

新湖大红八月的战士，到红水院和二司战士进行了串校大游行，气得陈大麻子瞪着两个贼眼大骂：“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

四月六日，新华工敢死队的“小人物”，以大无畏的精神，贴出了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报。陈大麻子咬牙切齿的吼叫：“流氓流氓！简直是流氓！”

新华工、三司硬革联、新东中、新一中的革命小将们，杀向了社会，深入到工厂、机关全面调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于是在武汉街头出现了斗争矛头指向陈再道之流的革命大标语：“打倒武老谭！”“揪出武汉地区复辟资本主义的谭氏人物！”

深受政治迫害的：可革命小将，在阶级斗争烈火中，经过了千锤百炼，已经成长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大军。他们冲破层层妖雾，猛打猛冲，杀向了社会斗争的第一线。为了彻底粉碎陈再道之流的谣言，二司的革命小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以铁的事实证明：工人总部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工人总部的案，一定要彻底翻！

英勇不屈的工总战斗队员，是江城的骄傲，他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又从白色恐怖中重新杀出来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鲜艳红旗，高高飘扬在江城的上空。

经过激烈的斗争，革命领导干部任爱生、杨春亭、毛远耀等同志站出来了，他们坚决支持工总、二司的一切革命行动，坚决主张打倒陈再道。就连年迈七十、退休几年的副省长孟夫唐同志，也勇敢地投入到革命造反派的行列，与陈再道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在武汉，为工总翻案，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被王任重、陈再道之流颠倒的历史，一定要重新颠倒过来！在新的斗争任务面前，二司胜利地召开了二届红代会，鲜明地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揪出武老谭！广大二司战士，为了表明彻底为工总翻案，誓与武老谭血战到底的钢铁般的决心。特意在二司称号之前，加上了“钢”字。与此同时，三司硬革联，新湖大红八月等革命组织，也投入了为工总翻案的战斗。首都红代会的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哈军工和全国赴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表示坚决为工总翻案，他们毅然地参加了钢工总，成立了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举起了钢工总的红旗，战斗在武汉三镇。

初夏的江城，掀起了红色的急风骤雨！

“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战斗口号，响彻了云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造反大军，重新集结起来;三钢、三新、三联的战士们，汇合成一支革命的铁流，猛烈地向陈再道之流冲击，一浪高似一浪;继汉阳街头的静坐示威之后，又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支持新公校的斗争，“坚决支持新公校，打倒麻子陈再道!”的响亮口号，震荡着整个江城!

斗争的烈火，愈燃愈旺!斗争的决心，愈来愈强!陈大麻子不投降，我们就跟他拚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wg1976.net 我们武汉地区的钢铁般的造反派队伍，它的“钢”劲，就是这英勇顽强的决心;就是这一往直前、拼命冲杀的勇气，就是这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那怕你是天王老子，如果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你的反，打你个人仰马翻!

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完全陷入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连少年儿童也参加了揪陈的行列，他们成群结队在街上唱着：

陈大麻子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把你踢到阴沟里，
揪出你的后台刘少奇!

陈大麻子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了!他那镇压革命的一道道通告、通令、公告，他设置的层层障碍，他贯于玩弄的造谣欺骗，在革命的狂澜怒涛冲击下，统统的见鬼去了!

而更其重要的是，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伟大的历史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了!这个光辉的文件，从根本上摧毁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敲响了党、政、

财、文各界走资派的丧钟!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他们的末日已经到了，他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王任重、陈再道之流意识到，为了挽救垂死的命运，只有采取血腥镇压。然而，青海赵永夫的枪声，使他们暗自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在吸取赵永夫政变教训的基础上，密谋一场更阴险的动刀不动枪的反革命大屠杀，从而实现反革命复辟。

在这个新阴谋的酝酿过程中，华中工学院的铁杆老保章崇义这个坏蛋，充当了陈大麻子的狗头军师。他在题为《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这一黑报告中：提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为镇反运动；把斗争矛头从走资派转移到所谓的社会上“沉积”下来的“泥沙”——“牛鬼蛇神”；如此就需要建立一支百万大军，它的组织形式以联络站为适宜。这样一个充满血腥的镇压造反派的理论基础和组织纲领，使得陈再道如获至宝，备加赞扬，肉麻地吹捧章崇义是“少有的理论家”。为了迅速使这一整套反革命计划付诸实现，于是先在武汉市机关的走资派中秘密传达，组织大部分省直机关的厅局长、厅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主任等进行学习，又以录音报告的形式，在许多任务厂、机关的保守组织中秘密播放。后来又铅印成册，广泛组织老保们学习。

随着反革命舆论的传播，以屠杀革命造反派为目的的“百万雄师”，在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之流的大力策动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建立起来，五月十六日，正式打出了“百万雄师”的黑旗。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由红武兵(23万)、红卫兵(26万)、野战兵团(4.2万)、红星军(7.2万)、红色造反兵(4万)、野战军(0.8万)、红色尖兵(4万)、革工三司(3万)以及红城公社、长办造委等50多个组织组成，人数达百万左右。这个组织里的大大小小的头目，都是些厂矿单位的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利用往日在群众中的影

响和权力，以及陈再道之流设在各厂矿单位的“抓办”全力支持，通过造谣惑众，蒙蔽和控制了大批群众。网罗了所有的大小保守组织，以“联保吃左”的方式，按地区、按单位组织起来；而它的主力则是以红武兵为核心的武工队。

“百万雄师”这个王任重、陈再道之流用毒汁喂养的产儿，以它的反动透顶而名臭全国，遭到人人痛骂。它的出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之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发展到空前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一小撮走资派只有依靠屠刀，才能维持其反动统治。而它的反动性与疯狂性，也说明了阶级敌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垂死挣扎的地步，到了他们最后灭亡的前夜！

为了适应大规模屠杀造反派，进行繁多的暗杀、侦察、捕人，审问、私设牢房等罪恶活动，“百万雄师”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组织系统，内部控制得极其严密。它的组织机构分总站、分站、兵团、各单位、厂矿的联合指挥部。总站、分站两级处于地下状态，人员、地址严格保密。领导成员分成第一线和第二线，都由上一级指定，采用单线联系的方法。各个地区都用代号，如401(江汉区)、402(江岸区)、406(汉阳区)。直到它完全垮台的时候，兵团头头还不知道总站头头是谁，总站设在什么地方。那些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就更知道了。

在“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头头之上，还有王任重、陈再道之流安排的政治军事的指挥力量。以武汉市委原组织部部长辛甫、原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林立为首的“百万雄师参谋顾问组”，包括了市委的财经、政法、工交、城建、组织等部门的走资派，这一小撮罪恶滔天的坏蛋，是“百万雄师”的高级参谋和黑后台，在他们控制下的武汉市委的部、处、科室，全都成了为“百万雄师”镇压革命造反派服务的机构。在武斗指挥方面，牛怀龙、蔡炳臣控制的8201部队，是直接负责联系、指挥“百万雄师”的。五月中旬，“百万雄师”一成立，牛怀龙、蔡炳臣就派了一个团参谋长去了解掌握百匪的情况。随后又以另一个团参谋长为首，组成了一个“调查组”，进驻百万雄师总站，他们的任务是：帮助筹建，出谋献策，直接与牛、蔡进行单线联系。

在牛怀龙、蔡炳臣领导、控制“百万雄师”以后，这两个坏蛋竭尽全力地扶植百匪。此如，五月下旬，“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与革命造反派发生了一次武斗；在这次武斗中，百匪汉阳分站的第一号头头彭开发等人受了伤，并被造反派抓到汉阳区委大楼。牛、蔡得知达一个消息后，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亲自出马把百匪汉阳分站的其它坏头头找在一起，共同密谋策划，组织抢救力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彭开发等人从汉阳区委抢救出来。当把彭开发等抢出来以后，马上送入汉阳 370 医院，牛怀龙还怕不保险，又想鬼办法，让彭开发这伙凶手们穿上军装改名换姓，并下令派出部队、车辆、炮艇，进行掩护，将彭开发一伙从 370 医院送到武汉军区门诊部。后来，牛怀龙还亲自前往病房看望；以示慰问。

在牛、蔡的指挥下，5月28日，百匪的一小撮坏头头俞文斌、申耿生、蔡俊善等人，在东湖长天楼召开了研究行动计划会议。在这次黑会上，订出了一整套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全面进行反革命复辟的计划：一、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二、今后的任务：1. 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血洗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2. 在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后，要扩大实力，搞大联合。3. 最后进行夺权。在时间安排上，6月1日至15日为第一阶段，16日至6月底为第二阶段，7月1日至15日夺权完毕。

后来，陈再道之流随着“百万雄师”的恶性膨胀和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采取由陈再道、钟汉华控制的武汉军区直接进行指挥，各个分站指定了专门负责的单位，如江岸分站，由××部队负责，汉阳分站 820 工负责，东西湖分站由巴方廷控制的武装部负责。在陈、钟的直接指挥下，“百万雄师”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指挥棒活动的。五月下旬的一天，陈再道、钟汉华接见了“百万雄师”的一批代表。在接见时，钟汉华这个坏蛋，激动得不得了，两次流出了眼泪，他对百匪的代表们说：“你们是左派，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就靠你们！你们应该怎么作，你们可以考虑，有些事我们不好出面作，有些话我们不好说，你们是群众组织嘛，你们可以起作用。军区要采取行动，发动攻势，你们可以配合。”这一段话完全道出了陈、钟之流与百匪的关系。他们组

织起这一支庞大的雇佣军，目的就是通过百匪对革命造反派实行大屠杀，把他们“不好”直接出面干的“事”，交给这些暴徒们来完成。

陈大麻子说：“现在不是促生产的时候，而是横扫牛鬼蛇神的时候。”于是在“百万雄师”组成不久，就从各单位抽调大批脱产人员，集中训练，准备武斗，据统计，全市参加武斗训练人员达六万五千人，其中武昌一万五千人，汉口三万人，汉阳二万人，训练的项目包括：练刀、练拳、刺杀、射击等等。而令人发指的是，陈大麻子之流为了屠杀革命造反派竟抽调了一千二百多名刑事犯、杀人犯进行武斗训练，并对这些罪犯说：“只要你们卖力地打牛鬼蛇神，可以将功赎罪，打死一个免刑三年。”

随着加紧训练，陈再道之流赶制、调运了大批武器装备，并不断升级。在二十几天内，“百万雄师”的装备，由安全帽、木棒到汽车、钢盔、大刀、长矛、匕首、护身甲到消防车、高压水龙、六六六粉、毒气到汽油、吊车、装甲车……。据统计，“百万雄师”拥有：木棒三万余根，长矛、钢叉六万五千余枝，短刀、匕首一万把以上，安全帽六万顶以上，钢盔五千顶以上，装甲车八辆，水上舰艇二艘，消防车十余辆，卡车多达千余辆。这样一些巨大的数字，说明了陈再道之流为了进行垂死挣扎，一切在所不惜，像流水一样的耗费着国家的钱财物力。他们把崭新的没有牌号的战备汽车，成百辆的拨给百匪，把大批高级无缝钢管截断，打成了杀人的长矛；把许多生产车间，改变成制造杀人武器的工厂；而由省市一小撮走资派控制的“抓办”，实际上已成了“百万雄师”的后勤部。

与此同时，陈再道之流的舆论宣传班子，也凑合成了。这里要特别提一提“康老三”。原来的三司，随着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其中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已经杀出来了，组成了三司硬革联，这批英勇的小将与钢二司和三新战士，并肩战斗，成绩十分出色。而为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头头控制的三司，则完全投入了陈大麻子的怀抱，充当了六十年代的戴季陶、梁实秋的角色。由于“康老三”还穿着造反派的外衣，所以在社会上还能迷惑一部分群众，起到“百万雄师”所不能起的

作用。这个由“康老三”与省市委机关能耍笔杆子的铁杆老保组成的御用文人班子，配合着“百万雄师”即将来临的大屠杀，先走了一步，造出了大量黄色、黑色的谣言，为百匪提供大屠杀的借口。此如：“武汉是和平解放的，牛鬼蛇神特多”；“牛鬼蛇神东西南北都往武汉来，最后在武汉归口”；“人民文化园每天晚上十点钟就挂国民党旗”；“孟夫唐打着洋伞，站在军区门口指挥二司冲军区”；“六月×日，二司要夺军区的权”，以及那里又打伤了多少解放军，只有牛鬼蛇神才能对解放军下这样毒手。诸如此类，把武汉闹得个乌烟瘴气，谣言满天飞。

不仅如此，陈再道之流，又在干部中施展阴谋诡计，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纪辉、辛甫、林立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出场了，这批坏蛋经过了一番活动，终于纠集了一批省市委领导干部，演出了一场“集体亮相”的丑剧。他们大叫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孟夫唐之流”支持革命造反派是“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个“集体亮相”，为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三结合”，向无产阶级夺权作好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经过了这一系列筹划、组织、训练、舆论准备就绪之后，陈大麻子之流精心炮制的又一株大毒草《六·四公告》，也准备出笼了。就在出笼的当天，为了避免给“百万雄师”造成错觉，乱了阵脚，由武汉军区副政委××和牛怀龙、蔡炳臣，在8201部队作战室召集了百匪一小撮坏头头开会，专门研究《六·四公告》发表的问题。百匪头头蔡俊善、纪登树、杨克定这批杀人凶手们，认为《六·四公告》的血腥气味还不浓，因此爪牙要向主子“造反”，在一片吵嚷声中，为了打通这批坏蛋们的思想，陈、钟的代表××耐心地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他们就翻不了。”蔡炳臣忙在一旁打气：“你们是黑武兵、三字兵，我也是麻子兵嘛！三新二司要把我们入另册，解散嘛！咱们是同病相怜，所以我支持你们。”牛怀龙这个坏蛋，也急急忙忙表态：“原来咱们打交道还少，有的还不认识，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这一席交心话,使百匪的坏头头们吃了定心丸,于是个个喜形于色,擦拳磨掌,准备着配合《六.四公告》的出笼,展开全面大屠杀!

随着《六.四公告》这颗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大屠杀的黑色信号弹打出后,“百万雄师”猖狂地活动起来了,大规模武斗频繁地出现了。到了六月八日,“百万雄师”总部发布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这个血淋淋的黑动员令是《六.四公告》的补充,在《六.四公告》中陈再道之流不好直说的话,统统由百匪总部讲出来了。百匪们在这个紧急动员令里疯狂的叫嚷:“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

当中央文革组长、我们敬爱的陈伯达同志六月十日看到百匪的这个《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后,非常关心武汉的形势,为了不使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遭到牺牲,为了制止百匪的疯狂进攻,也为了挽救陈再道,不使他滑的太远,陈伯达同志亲自在这个《反逆流紧急动员令》上,做了重要的批语:“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中央文革并通过电话迅速把这一重要批示传达给陈再道。但是,这个反动透顶、一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陈大麻子,根本没有把陈伯达同志这一重要批示放在眼里;当秘书人员向他提出中央这一重要批示应该交给军区党委常委进行讨论时,他不仅不理睬,还公然十分恶毒地攻击陈伯达同志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这个狗胆包天、罪该万死的陈大麻子,已经猖狂到目无党中央,一意孤行的地步!于是在陈再道的指挥下,血雨腥风弥漫了六月的江城,一场对革命造反派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全面展开了!”

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敌人磨刀,我磨刀,

敌人擦枪,我擦枪;

对待陈贼狗豺狼，

革命人民一定要武装！

我们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是吓不倒、压不垮、杀不退的，在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复冲杀中，已经成长为一支钢铁般的英雄大军。我们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始终是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的。但是在手持大刀长矛的百匪进攻面前，我们被迫拿起武器自卫，响亮地提出了“文攻武守”的战斗口号。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又一次武装了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于是二司、三新、三联的革命小将，深入到工人和革命群众中去，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暴自卫大军。在“文攻武守”的战斗旗帜下，我们把陈再道这伙屠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

钢工总广大战斗队员们，这些武汉人民永不忘怀的硬汉子，再次成为抗暴自卫斗争的主力，他们高举“文攻武守”的大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战在武汉三镇，那里有百匪进攻，他们就神速地奔赴火线，杀得百匪屁滚尿流，狼狈逃窜。这些英勇无畏的战斗队员们，以他们的猛打猛冲，顽强鏖战，而名震整个江城。

九·一三的勇士，为了支持被“百万雄师”围攻的革命派战友，冲破重重障碍，从钢城开进了汉口。这支钢铁工人组成的战斗队伍，成为抗暴斗争主力之一，沉重地打击了百匪的嚣张气焰，杀得百匪一听说“九·一三来了！”便闻风丧胆，逃之不及。

英雄的新一冶、工造总司的铁军、钢八司的战士，高举着血染的敢死队战旗，前赴后继地冲杀在 frontline，他们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和鲜血，为抗暴自卫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急风骤雨的火线上，钢二司中学的革命小将，用鲜血写出了悲壮的誓言：

“活着紧跟毛泽东，死了去见马克思！”

“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值得！”

居仁门中学的几十名钢二司小将，面对着几千名百匪的围攻，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奋起自卫。在断水断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忍受着饥饿和疲劳，顽强战斗了近40个小时，终于在造反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革命的烈火扑不灭，革命的人民杀不绝！那坐落在汉口中心的人民文化园，我们造反派的红色堡垒，仍然插遍了红旗，它象一棵高大的劲松，傲然挺立于血雨腥风之中；它像一个威武不屈的钢铁战士，蔑视着四周密布的百匪据点；守卫它的战士豪迈地唱起了：

棍棒长矛算老几，

老子革命不怕死！

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你们再猖狂也是一堆泥！”

百匪发动的一次次武斗，擦亮了武汉人民的眼睛，陈大麻子这个反面教员的狰狞面目，愈来愈清楚了。百匪在那里挑起武斗，就教育了那里的群众，就调动了那个地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投入了抗暴自卫队伍。百匪武斗的现场，引来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观，变成了控诉陈再道之流的罪行展览会。愤怒的群众，眼含着热泪，写出了“打倒百匪，镇压反革命！”、“解放军就是好，陈大麻子坏透了！”、“工总好、二司钢；百匪坏，三司康。”

人心向着造反派，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支持造反派，他们自发地为处境困难的造反派募捐、送饭菜、送茶水、运砖头石块、护理伤病员。一位老大娘硬要把预备买棺材的一百多元钱全部赠给火线指挥部，她说：“我看见死去了的这些好人，心里难过呀！”一位大爷热泪盈眶地捧着五十元钱来到人民文化园，一定要造反派同志全收下。在“百万雄师”控制的市区里，许多群众敢

怒不敢言，有人只好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的声援。一位退休老工人在信中写道：“一想到你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不怕苦、不怕死的情景，我就感动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陈再道这个反面教员倒行逆施的结果，使造反派锻炼得更坚定了，使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醒了；千千万万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反对他们、打倒他们！

处于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陈大麻子，使武斗频繁出现，连连升级，一次比一次更残暴了！

六月十七日，为了攻占造反派的红色堡垒人民文化园，数千名全副武装的百匪，强行占领了财贸大楼，进逼中南旅舍，造成对人民文化园的严重威胁。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冶三十七名敢死队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死冲入财贸大楼。由于孤军深入，遭到了百匪的反包围，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已有数名战士壮烈牺牲。在这种危急形势下，我们要从虎口里把阶级弟兄救出来！于是，一百多名钢工总、钢九、一三、新一冶的敢死队员，分乘三辆卡车，向敌阵冲去。当第一车三十八名同志刚刚冲过去后，陈大麻子之流却命令两辆军车切断了通路，死死拦着后面两辆车。冲入敌阵的第一车战士在失去后援，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惨遭了百匪的毒手。暴徒们先用长矛刺进了司机的胸膛，接着又在头上砍了三刀，英雄的司机倒在血泊里了！卡车被蜂拥的百匪团团围住，几十支长矛向我车上的战士猛刺。新一冶战士余望生被匪徒的长矛刺中后，他用手按着鲜血直冲的伤口，对匪徒们高喊：“你们杀吧，杀吧！杀死老子一个，杀不尽所有的革命者！”杀人不眨眼的暴徒又刺中了他，他倒下了，马上又踉跄地站起，举起了右手高呼：“毛主席——”一矛又刺中了他，革命闯将余望生同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一车三十八名英勇的战士，除冲出个别同志外，全部光荣的牺牲了。

百匪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激怒了广大战士和革命群众，于是对匪徒展开了猛烈的反攻，打得他们节节败退。匪徒们为了挽救败局，竟然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在毒气的掩护下，大批百匪

发动了反攻，使我们许多英勇战士和革命群众，在毒气与突然袭击下，惨遭杀害；一个劳改犯就杀死了我们四个战友，鲜血洒满了鏖战的街头。这场空前残酷的战斗，长达二十一个小时，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九时。据不完全统计，我们造反派战士有九十三名被杀害，被打成重伤、轻伤的达数百名之多。

然而，就在这大规模残杀造反派的过程中，陈再道之流不断地对百匪进行指挥，十恶不赦的蔡炳臣，六月十七日一夜没有睡，他亲自给在现场指挥屠杀的百匪头头纪××，连续打了三次电话，及时给百匪下达命令。他指示纪××说：“你们要注意，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策略，要提高警惕，作到不受损失，不失战机。”同时还关心百匪头头们的指挥位置安不安全。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这个指挥大屠杀的刽子手，对百匪们的残暴行为，大加赞扬：“我对你们的胜利撤出现场，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

武汉六·一七大血案不是孤立的。就在这一天，陈大麻子在丹江的爪牙，也在丹江口工地挑起了大规模血洗、围攻造反派的罪行。一百多名造反派战士惨遭杀害，一千多名同志负伤。结果，整个丹江口工程被迫停工，使处于洪水上涨季节的汉江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

面对着陈再道之流如此疯狂的大屠杀，钢工总于当天发表了《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明确提出当前的血洗造反派，是陈再道之流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企图使成都的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为此，钢工总广大战斗队员誓与陈再道之流刀对刀、枪对枪，人自为战，用人民战争埋葬武老谭，用革命两手坚决打击反革命两手。

钢二司司令部政宣部也于当天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想尽一切办法杀向社会，组织起千千万万的革命群众，坚决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的阴谋。

钢工总青山分部、钢九·一三、新一冶、武钢一冶总部等七个组织，也于六月十八日向陈大麻子发出了最后通牒：如不立即停止大屠杀，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层层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造反派战友！

残酷的斗争，使三钢、三新、三联以及全武汉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团结起来，行动起来，铸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管是工总的，还是工造总司的，不管是工人、学生，还是干部，只要是为工总翻案的，要打倒陈再道的，我们就格外亲热，就成了亲密的战友，就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弟兄。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的心贴在一起，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垮我们、征服我们！

陈大麻子为了摧毁我们这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继六·一七大血案之后，连续指挥百匪发动了一系列大屠杀。六月二十三日，为了策划围攻钢二司新水运，蔡炳臣同百匪头头纪××等连夜在8201作战室开会，具体研究攻打水运学院的作战计划。在会议当中，这个两手沾满革命造反派鲜血的蔡炳臣，还假惺惺地对纪××说：“只准你们今天攻打这一次吧！”这个谋杀黑会一结束，纪××就地利用作战室的通讯工具，调兵遣将，指挥攻打。于是，当晚百匪出动了万人以上，从陆上水上包围了水运学院，在冲破了围墙后，把钢二司战士集中守卫的八号楼，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用掺和着硫酸的高压水龙向楼上冲击，用汽油弹、燃烧瓶从窗口扔进去，用砖瓦、石块乱打乱砸。由于革命造反派战士英勇奋战，从晚上攻到次日早上，一直没有攻下。于是百匪们使出了最后的一着，开来装甲车，把八号楼的墙撞倒，冲进了一层楼，又用大批汽油弹向二、三楼上扔，结果全楼燃起了熊熊烈火，使楼上的战士生命遭到了严重威胁。在这个生命危急的最后关头，钢二司的战士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宁死不屈，毅然决然地从楼上跳下，残暴的百匪按着被摔伤的革命小将，就地乱打，一名钢九·一三的战士当场被砍死；一位食堂工人为了抢救革命小将，被匪徒们连砍七刀，倒在血泊里！在残暴围攻水运学院的六月二十四日，杀红了眼的陈大麻子之流，同时在汉口，发动百匪血洗了工造总司；在汉阳，组织了血洗汉阳轧钢厂。在这一个

又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中，我们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据点，被百匪摧毁了！我们的大批战友，被匪徒们屠杀了！鲜血染遍江城，长江里漂浮着革命小将的无头尸体。但是，陈大麻子始终打不垮我们，压不服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造反派战士，永远坚贞不屈……

当工造总司的大楼，被百匪的喷火器、汽油弹打成一片火海的时候，一个失去战斗力的铁军战士，退在五楼平台上，面对着团团包围的几千暴徒，无数寒光闪闪的长矛大刀，他庄严地举起右手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抱着鲜血染红的大旗，奋身跳下楼去，壮烈牺牲。工造总司肉联负责人饶跃富同志，在落入敌手之后，仍然进行了宁死不屈的斗争。当一个匪徒用长矛向他刺来时，他一手抓住长矛，一手抓住百匪用力一扭，把这个凶手的手扭断了。这一大无畏气概，使得周围的百匪惊慌失措，一齐用长矛向他刺来，他身中九矛之后，才最后倒了下去！

当两百多名钢工总、钢二司、三司硬革联的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守汉阳唯一的红色堡垒汉阳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战斗在这百匪包围的孤岛，要流血，要牺牲，但是为了在这百匪猖狂的汉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竖起造反派大旗，流血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当六月二十四日，几千名百匪连续围攻他们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心里屹立着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形象，决定学习先烈们的榜样，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准备爆炸氧气瓶，与百匪同归于尽。钢二司新武大几位女同志，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理了理头发，捧着《毛主席语录》，昂首挺胸唱起林副主席的语录歌；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

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作好了一切英勇就义的准备，氧气瓶盖也拧开了。突然，指挥部来了命令。“不要炸，不要炸！”工人战斗队员拉着钢二司战士的手说：“你们这一百多学生，是祖国的财富，是革命

事业的接班人，你们不能死，不能死！”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工人战斗队员们宁肯牺牲自己，也要设法保护革命小将。工人总部汉轧分部负责人钟菊轩同志，为了保护革命小将的生命，只身向被百匪占据的阳台走去，向百匪们呼吁；但是，残暴的匪徒，把我们这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闯将给杀害了。

在“文攻武守”的战斗号召下，三钢、三新、三联等广大革命战士，与百匪展开了顽强激烈的搏斗。

英勇的革命闯将，一批又一批倒下了！

他们是江城的骄傲，他们将永垂不朽！

但是，一个战士倒下去，更多的战士站起来！

那长满老茧的双手，接过了烈士遗下的武器；

那十六七岁的小将，沿着血染的大道，飞奔前去，……

让我们重读一遍新华农革命小将在这大流血的日子里，写下的悲壮诗篇吧！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心受怕。

我不作寻觅残食的家雀，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做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百万雄师”的铁矛又算得了啥？

放开我，妈妈！

你可记得二十年前，

爸爸为革命牺牲在蒋该死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红色的奠基石呵，

洒满了革命先烈的血花！

今天，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战旗，

在殷红的血泊中倒下；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年轻的生命放射出万道光华！

想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白流？！

难道革命的果实能白受糟蹋？

难道让武老谭任意残杀革命派？

难道让帝、修、反重又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的头颅生来不会低下！

顶天立地的造反派，

从来不怕血腥的屠杀！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我誓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

血染江城的六月，从日日夜夜浴血苦战中渡过来了！

在中央文革办事处“六·二六”来电后，陈大麻子象一支满身伤痕的乏狗，在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之下，爬下来喘气。然而，百匪对革命造反派的屠杀，仍在继续着：

六月二十六日，百匪残酷地血洗了长办联司；并在武汉各车站码头搜查、绑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七日，钢二司武汉工学院宣传车在江汉路水塔一带宣传，三十多名同学遭到了百匪的围攻殴打，数人受伤。司机被长矛刺中，伤势严重。

六月三十日，百匪出动装甲车血洗新湖大，同日又围攻工艺大楼和人民文化园，钢工总五湖四海战斗兵团、钢二司红水院等三十多名战士被打伤，四十多名战士被绑架，红水院一个战士身中了九矛。

陈大麻子之流下了狠心，要一个一个吃掉我们红色根据地，全部消灭掉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面临一个最最紧要的关头。

多少革命闯将，多少革命群众昼夜盼望，希望听到北京的声音！毛主席呀毛主席，江城人民是多么的想念您！

毛主席派人来

七月十五日，是个平常日子，可是为什么江城与往常大不一样啊？

江汉路水塔下面，怎么有那么多人？连老婆婆老爹爹都出来了，他们不怕“百万雄师”的所谓“水塔部队”出来打“牛鬼蛇神”吗？

六渡桥那边，烈士们洒过鲜血的地方，东一群西一堆的挤满了人，在热烈地谈些什么呢？昔日脸上的愁云没有了，都那么乐呵呵笑嘻嘻的，他们在乐什么呢？

汉口所有革命造反派的联络站都被“百万雄师”的血口吃掉了，革命小将往常散发传单、贴大字报，都得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看看有没有恶狗盯梢，革命群众也为他们捏把汗。可是今天，为什么往常那种白色恐怖气氛没有了？为什么小将们能在大街上欢跑着散发传单呢？

汉口仅有的两个革命造反派广播台——新东中广播台，新二十中广播台，今天不再广播那血泪斑斑的百匪屠杀，不再广播那可歌可泣的抗暴斗争事迹，而突然播送我们最熟悉、最爱唱的歌曲——《毛主席派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还有，在武昌的大街上，围满了一层又一层人，引颈踮足的在看什么大字报呢？啊！几个夺目的大红字冲进眼帘：昨天晚上，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富治、王力同志，来到了新湖大！

毛主席派亲人来了！毛主席派亲人来了！

被王任重、陈再道的魔爪践踏了几个月的江城，被“百万雄师”的大刀长矛血洗过多少次的江城，今天，一声春雷炸开了！压城的乌云驱散了！江城沸腾了！

多少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的“工人总部”战斗队员，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

多少牺牲了的革命小将的妈妈，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

多少坚守在简单工事里抗暴自卫的革命造反派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江城人民知道这个喜讯，已经晚了一天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七月十四日中午从西南地区坐飞机来到武汉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喜讯，江城人民不知道，那就是七月十四日拂晓，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来了！

周总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是带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亲切关怀和英明指示，来解决和处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全权代表。

通过好几个月的详细调查，中央首长对武汉地区的阶级阵线有着充分的了解。陈再道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就和王任重等一小撮省、市委内的走资派勾结起来，疯狂的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主要的伎俩是支保吃左和欺骗蒙蔽军队广大干部指战员，狠抓枪杆子这两条。他们的黑手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创造的光辉历史颠倒了过去！

中央首长根据毛主席司令部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一到武汉，就与王、陈之流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王、陈之流支持“百万雄师”残酷镇压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造反派，中央首长来汉后，旗帜鲜明，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造反派，深入到他们里面去，倾听他们的呼声，鼓励他们的斗志。王、陈之流妄图夺取无产阶级的枪杆子，中央首长来汉之后，就亲自给武汉部队做工作，启发他们觉悟，戳穿陈再道欺上瞒下的卑鄙伎俩，引导广大指战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中央首长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他们废寝忘食，深入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立即行动起来。

本来为了工作方便，中央首长来汉暂时不准备公开的。但是，中央首长一贯和群众心连心，是革命造反派最亲密的战友，敬爱的首长，他们一到群众中去就被认出来了！

头一个幸福地认出中央首长的是新湖大的战友！

在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之中

七月十四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不顾白天紧张工作的辛苦，这天晚上十点来钟，就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新湖大，看大字报。

守卫在新湖大校门口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新湖大革命小将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革命小将樊斌回答说。

“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

“自卫，我们这样搞是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再夺取大权。”新湖大红八月又一革命小将插进来说。

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着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新湖大红八月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这时，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他们此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真是百匪过江，百姓遭殃。”……谢副总理笑着说：“不要叫‘百匪’嘛！”

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新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新湖大革命小将气愤地说：“六月三十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

人群中一个七八岁的小鬼挤到了前面，随同中央首长来的一位同志和小鬼攀谈起来。对提出的问题，小鬼对答如流。如问：“工总，九·一三好不好？”小鬼坚决回答说：“好。”接着又问：“三司好不好？”小鬼毫不迟疑地回答：“三司革联好，三司不好。”这时，中央首长也插进来问：“是百万雄师好，还是工总、二司好？”小鬼说：“工总、二司好，百万雄师坏。”中央首长微笑着说：“你是小二司的吧！”小鬼说：“我是红小鬼。”中央首长亲切地凝视着面前机灵的孩子，重复地说了一句：“呵！红小鬼。”

守卫在校门口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身材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那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祖国文化大革命策源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十月十七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

“呵！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有的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呀，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这一夜，真是一个不眠之夜。新湖大革命小将精神抖擞，通宵苦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张贴标语，要把毛主席派来亲人的喜讯，告诉给战友们。

七月十五日，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激动、难忘的日子！这天，万里晴空，红旗招展，三钢、三新、三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扛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的巨幅标语，满怀战斗的喜悦，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一路上，游行队伍尽情高呼，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夹道欢腾。掌声、口号声连绵数十里，整个武汉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革命人民在狂欢，阶级敌人在哀鸣！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以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对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等来汉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对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更是气得牙齿格格作响。正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挺进，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正躲在阴暗角落里，计划镇压造反派，反革命大屠杀的算盘珠在一粒粒地拨动……

“百万雄师”硚口区三分站参谋部头头陈××在办公室守电话，一心等候总站命令。中午十二时左右，“百匪”硚口区站头头郭××亲自又来三分站参谋部说：“游行队伍的组织情况和游行队伍的地点，区部随时用电话告诉你们。”于是，三分站头头陈××立即向各工厂、各联络站、传达“指示”，作好屠杀准备。

下午三点多钟，当革命造反派游行队伍雄赳赳地行进到武圣路电车公司门口时，电车公司的“百匪”早已戒备森严，故意挑起事件。他们对着游行队伍高喊什么：“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紧接着，从电车公司六层办公大楼扔下一批砖头石块，打伤游行队伍中不少战士，一路上，无产阶级革命派横眉冷对百匪的无理挑衅，阔步向前。这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革命造反派的战士向暴徒提出严重警告：“你们蓄意挑起武斗，绝对没有好下场！”于是，早已埋伏在电车公司后面的暴徒趁势冲进游行行列，肆意袭击游行队伍。此时，

百匪硃口区站坏头头张×电话指挥百匪搞武斗的“王牌”军：“雷达兵”、“闪电兵”、“霸王鞭”、“翻江龙”、“铁臂摇”。三分站坏头头陈××调来一些百匪……于是，几十辆满载头戴钢盔藤帽，身穿保护衣，手持长矛的暴徒从四面八方赶来，拦腰切断游行队伍，把红司新华工的革命小将团团包围。这样，早已预谋的七·一五大屠杀开始了！那群反革命暴徒疯狂地向我造反派杀来。血，我革命造反派战友的血，又一次在暴徒的屠刀、长矛下飞溅，洒在江城的土地上。革命造反派许多战士，面对着敌人带血的长矛和屠刀，英勇不屈，新华工的李长亮等许多革命战士光荣地牺牲了。

就在这天深夜，红司新华工的革命小将永远不会忘记，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老人家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来新华工看望啦！小将们个个满含着热泪迎着亲人。当时谢副总理说：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非常健康！”

“同志们，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同志们，毛主席叫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还有一个余立金同志(我们全军文革成员，空军政治委员)在一起，还有北京市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岗山四位同志，也是毛主席叫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这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我们来学习的这几个同志是三结合来的。首先，从我们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关心革命小将的，是最信任革命小将的。今天，我们和王力同志来到新华工，是来看大字报，是来学习的。但大字报没看成，因为你们没有给我们看大字

报的机会。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对你们的关怀，带给你们了。”

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立刻迸发出来，聚集在新华工电影场的革命派，不禁热泪盈眶，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大声喊着：“我们想念毛主席，我们想念毛主席！”真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呵，毛主席！是您，最关心、最信任、最支持、最爱护革命小将；是您，在中国的赫鲁晓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接见革命小将，给大家指明斗争方向。今天，是您，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又亲自派来了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来到武汉，带来您老人家亲切的声音。这是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言万语只能汇集成一个声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会上，谢副总理又说：“同学们，同志们，新华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你们作了许多的努力，作了很大的贡献。”

仅仅这几句话，给新华工的革命小将是多大的鼓励呵！曾记得，在三、四月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是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二司、三司革联的战友们一起，发扬革命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又杀向社会。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工厂、学校、机关进行调查研究，揭露陈再道之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给了陈再道之流当头一棒，使陈再道之流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污蔑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谩骂：新华工是“心挖空”，甚至制造异常离奇的谎言，说什么：“打倒刘少奇的黑后台——新华工！”真是无奇不有，可笑可恨之极！而今天，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是这样热情地赞扬了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贡献，真给大家以说不出的温暖、信心和力量。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从拥挤着的人群中，挤得满身大汗地走向大会主席台，问谢副总理：“我们解救军，支持三新、二司对不对？”“对！对！对！”谢副总理连连肯定。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兴奋得眼睛闪亮了。他们和地方上的革命小将心连心，在反复辟逆流和抗暴斗争中，冒着坐牢和杀头的风险，和革命小将同生死、共患难，因而，在军内受到陈再道之流的疯狂迫害。现在，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给他们最有力的支持，这是多么幸福！他们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中央首长无限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这大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武汉钢二司是学生中最大的造反组织，是武汉地区革命派的闯将，由于坚决支持工人运动，支持在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最早也是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而一直受到陈再道之流的压制和迫害，被敌人污蔑为“黑二司”、“二癞子”。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到红武测钢二司司令部就来了两次。钢二司革命小将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钢二司最大的关怀，最有力的支持。让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是在七月十七日凌晨一时二十分，谢副总理等八人第二次来到钢二司司令部，和几个勤务员同志开始亲切交谈。二司的同志首先向中央首长汇报了组织情况，说：“除了新华工和新湖大外，二司是所有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一百多个总部组成的，其中十五个常委学校。”接着，二司的同志把常委学校的名单交给了谢副总理，并介绍了司令部的各级组织情况。

谢副总理问：“你们二司发展工人吗？”

钢二司的同志说：“除院校工人外，其它造反派工人都参加工总、九·一三等革命造反派组织。”

谢副总理问：“呵！工总、九·一三在哪儿？”

钢二司的同志说：“他们被赶出来没有个固定的地方，现在在红水院。”

谢副总理接着又问，“能找到他们吗？”

钢二司的同志马上回答：“能找得到。”

谢副总经理说：“好，把他们找来，一起谈谈。”

被陈再道之流逼得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的钢工总、钢九、一三的同志，很快找来了。他们一见到谢副总经理、王力同志就如同见到亲人一样，紧紧握住他们的手，有多少话儿要向中央首长倾吐呵。谢副总经理、王力同志再次表示，说：

“我们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其他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顺利前进。”

接着，谢副总经理、王力同志像在新华工一样，建议三钢的同志也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要按主席的思想、路线、方针办事，分析形势，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要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立即制止武斗，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武汉地区问题创造条件。

谢副总经理说：“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些。”

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就在十七日，谢副总经理、王力同志接见三钢代表后，三钢立即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

很快，钢二司、新华工都陆续拆除了自卫防御工事，封存了自卫武器，听候处理。革命小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条件，做出了榜样！

可是，“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一向自诩“最听毛主席的话”，这次，对待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态度，对待中央的指示，是怎样的呢？且看他们丑恶的嘴脸吧！

还是在接见三钢代表的前一天，七月十六日的夜晚，谢副总经理、王力同志在紧张地工作一白天后，来到×××军用工厂“百万雄师”联络站。这天夜晚，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两旁的路灯被“百万雄师”破坏了，道路是漆黑漆黑的。当中央首长乘坐的小吉普车打开了车灯，一

看：两根长矛挡住了厂门口的去路，两个头戴柳条安全帽的家伙厉声喝道：“谁？那里来的？”谢副总理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我叫谢富治。”那两个家伙毫无表情地将手向厂内一指，让车子驶了进去。厂内象个黑窟窿，冷冷清清，只有几只萤火似的灯光在飘闪，只有几个手持长矛的岗哨像幽灵似的在游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到《百万雄师报》编辑部的办公楼里，女头目陈××漠然地迎上来。谢副总理问：“你们的人呢？”陈答：“头头在楼上开会。”说着，转身上楼。不久，头头们陆续下来。中央首长自我介绍说：“我是谢富治。”“我是王力。”没人做声，反映是那样的冷淡。还是那个女头目陈××向中央首长介绍他们的头头，俞××、杨××、刘××……《百万雄师》的这些头头们一个个皮笑肉不笑的，半哈着腰，点点头就坐下来了。这里看不到欢乐，看不到群众，看不到革命的气氛，显得阴森森。

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谢副总理耐心地对他们提出劝告，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并向他们订了几条：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的宣传，撤除所有工事，不许动用交通工具搞武斗，不许挑动农民进城，不许拦车检查，所有岗哨都要撤销，武器要销毁，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等等。最后，谢副总理对他们把“百万雄师”联络站在军用工厂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要他们设法搬家。这件事，谢副总理还亲自批评了陈再道、钟汉华，要他们命令“百万雄师”搬出去。可是，过了几天，这个厂的大门口却出现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大红招牌：“百万雄师”联络站。这是公然抗拒中央首长指示的无理行为！不仅如此，中央首长对他们提出的劝告、批评和要求，他们不敢公诸于世，竟秘密地加以篡改在内部传达。……

三钢、三新、三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是那样意气风发、热情洋溢地把中央首长深入革命群众，接见三钢代表，到新华工、新湖大的喜讯，随时告诉给群众。把中央首长做“百万雄师”工作的全部情况，也用大字报，用传单，贴出去，散发出去，让江城大街小巷的革命群众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了解“百万雄师”的真实情况。这样，“百万雄师”中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开始觉醒

了，内部爆炸了！他们决心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限，坚决同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心连心。在通往中央首长住的××地区的林荫大道上，在茂密的树枝上，钢二司红水院的革命派挂满了彩色欢迎标语，热烈地欢迎中央首长。这几天，红水院的革命小将呵，日日夜夜，总是盼呵，盼呵，盼着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到红水院来。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七月十八日深夜，耸立在红水院中心区行政大楼的播音室，突然划破夜空的寂静，播送出振奋人心的消息：“特大喜讯，特大喜讯……”怎么，不响了？！播音器坏了？！不！你听：“毛主席派人来”的歌曲响起来了，嗨！这一下，钢二司的革命小将心里亮堂了！“毛主席派的亲人来啦！”“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来啦！”这喜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四面八方。武大、武测、湖医、省直红司、中南电力设计院、武汉重型机床厂……好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打着红旗，奔向红水院。珞珈山在欢呼，东湖在欢笑，红水院整个沸腾起来了！

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身穿便服，和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井岗山等同志一起来到红水院八号楼钢二司红水院总部。钢二司的革命小将，还有云集在红水院这个红色根据地的钢工总、钢九、一三等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一见到中央首长，就连忙献上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的鲜红袖章。中央首长同大家亲切的交谈，询问防御工事的情况。三钢代表向中央首长汇报说：我们一定按中央指示办事，立即制止武斗，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拆除防御工事！谢副总理听了，带头鼓掌说：“好，造反派就是听话。”

这时，不知是谁将喜讯告诉给红水院抗暴战地医院的伤病员们，这些抗暴英雄们一听到消息，马上忘记疼痛，绑好绷带，拄起拐杖，心急如火地来到红水院钢二司总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一见到伤病员，立即迎上来，紧紧握手，亲切的问候。伤病员同志们见到亲人，眼泪簌簌地往外流，那动人心弦的场景，真令人难以用笔墨形容。

直到十九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在钢二司红水院总部勤务组丁家显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了早已沸腾的红水院体育馆。顿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起来了。体育馆内外，人山人海，嘹亮的歌喉唱出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动人歌曲。看见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高举起他们戴着造反派鲜红袖章的手臂，向大家招手问好，造反派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眼里的泪花，模糊了视线；手掌拍红了，还在拍，嗓子喊哑了，还在喊；汗水湿透了衣裳，流在地板上，大家却忘记了这正是武汉酷热的夏天。达时，造反派颗颗红心都向着北京，向着伟大领袖毛泽东。

当谢副总理的话讲完后，在红水院体育馆大厅里，王力同志接着说：

“我们都是老百姓，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第一是问候你们，第二是向你们学习。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我们相信武汉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一定能很好的解决。为什么一定能很好的解决呢？因为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

这是多么宏伟的革命气魄，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这大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大灭了一小撮残酷镇压革命派的坏家伙的威风！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绵延不绝。

接着，中央军委文革负责同志余立金同志讲了话。还有，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同志也跟随中央首长来了，发了言。虽然，他讲的简短，但却非常诚恳地检查了过去武汉空军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今后坚决支持革命派，和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无产阶级革命派

听了他的讲话，都热烈地鼓掌，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这一夜，是聚集在红水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难忘的、最幸福的一夜呵！

几天来，无限忠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不辞辛苦，不怕疲劳，连续深入到群众中，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支持三钢、三新、三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给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给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以很大的推动。

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了中央首长的关怀和支持，有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后盾，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支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决心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枪听党的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做好革命派工作的同时，又积极地、热情地做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工作，帮助他们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武汉部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血肉组成部分，广大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的，是热爱毛主席的。他们都积极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要为人民立新功。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拼命抓枪杆子，用尽种种卑鄙手段，企图把广大指战员引入迷途。

早在今年二月，由陈再道的黑后台×××出面，打包票，定基调，用一层金制的保护色把陈再道的麻脸涂了起来。×××说：“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武汉军区党委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接着下面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说：“陈司令员打仗很勇敢，以前有再道之勇之称。”等等。以此来树立这个黑司令的权威，来欺骗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

陈再道在这片吹吹打打的声音中从北京回到武汉。他勾结了 8201 的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提出了一个反动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在这个口号下，他们疯狂地镇压了军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疯狂地镇压了军事院校和文体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用枪杆子除去了“内部隐患”，“稳定了军心。”同时把一支相当可观的军事院校、文体单位的老保扶了起来，作为他的忠实打手，忠实的喉舌。

陈再道在镇压工人总部等革命造反派的时候，马上用种种卑鄙手段大肆制造舆论，破坏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造反派的关系。他们靠造谣杜撰了工人总部的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蒙蔽广大指战员。他们还大量制造了攻击二司、三新的舆论，把他们说成是十恶不赦的歹徒，蓄意挑起军队对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仇恨。

四月，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进行欺骗宣传，把他们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恶行为合法化。他们在部队广大指战员中传达说：“中央军委表扬了武汉军区的支左工作。武汉军区在镇压工人总部中的四百多反革命头头中，一枪未开，调查得很详细。中央要武汉军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一些指战员受了蒙蔽，就错认陈再道镇压工人总部是“正确”的了，而且是“有功”的了。

四月底到五月初，陈再道、钟汉华从北京打了好几次电话回来，竟敢伪造歪曲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指示，欺骗、蒙蔽广大指战员。他们说：“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这令电话记录，传达到广大干部战士。据当时参加向总理、江青同志汇报的杨成荣同志讲，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根本没有讲工人总部解散得对等等，所有这些完完全全是陈再道的无耻捏造。第二天，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派人来没收了他们的记录稿，要他们检讨。可是，陈再道、钟汉华至今一

直没有在部队中收回这个电话传达。这些家伙是无耻的骗子手，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政客！/7
E%a%k,c%j

六月，陈再道一方面操纵“百万雄师”，大规模的屠杀革命造反派，一方面又在广大部队中进行颠倒是非的反动宣传。他们说：“挑起武斗的是工总、九·一三和三新二司，‘百万雄师’是自卫”。接着又使出更加毒辣的一手，就是要广大干部、战士站在“支保吃左”的立场上去“制止武斗”。当“百万雄师”血洗一些工厂、大专院校时，陈再道不是命令部队去制止“百万雄师”的进攻，而是转过屁股来当“百万雄师”的外围，拦截革命造反派的增援人员，让革命造反派眼巴巴的看着“百万雄师”残杀自己的阶级兄弟。他就这样，制造了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在这时一些阶级敌人就趁此机会出来捣乱，他们打伤了一些解放军战士，此外还有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混杂在双方激战的场合，也有一些受伤。老坏蛋陈再道就抓住解放军战士被打伤这件事大作报告，一大造舆论，大办展览，统统说成是工总和三新、二司干的，煽动部队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情绪。8201部队的个别战士就在枪托上刻着：“踏平黑工总，为民除害！”、“踏平三新二司，镇压反革命！”参加支左的几个部队，公开戴上“百万雄师”和“三字兵”的袖章，公开在群众场合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百万雄师好！”

在陈大麻子的欺骗宣传下，武汉地区军事机关的一些干部及其家属。深受其毒害，竭力支持“百万雄师”。

.....阴险恶毒的陈大麻子，他用尽种种卑劣毒辣的手段，欺骗蒙蔽广大干部战士，离间解放军和造反派的血肉关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然而陈再道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敬爱的中央首长来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陈再道的黑口吐出的几团妖雾毒气被扫荡殆尽！

七月十四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等中央首长一来，就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和问候传达给大家。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们说：“日日盼，夜夜盼，盼

来了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了。”战士们一到一起，就议论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猜想着中央首长什么时候接见他们。

通过长期的大量的调查工作，中央首长，早对武汉问题了如指掌，本来就可以作出决定。但是为了挽救干部，曾对陈再道作了耐心的等待。中央首长多次接见他，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自己改正错误。可是到现在他依旧如故，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就是这种情况，中央首长也还是耐心地做工作，挽救和帮助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人。

从七月十五日开始，由周总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在军内召开了四天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汇报中让大家畅所欲言，好话坏话都说完。有几个干部道听途说，归纳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中央首长都耐心听了。在汇报过程中，中央首长根据毛主席的历来教导，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插了不少话，帮助大家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中央首长反复地对军区干部讲：犯了错误，改正就好了。中央首长的讲话使大家开窍了！好像早晨推开了窗户，把阳光迎了进来，心里被照得通亮通亮。首先是武汉空军部队（这与余立金政委做了许多工作分不开），和 8199 部队的干部最早觉悟。他们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坚决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中央首长来汉之后，白天听取部队汇报，做部队的工作，晚上去各学校看大字报，接见革命造反派，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真是使人感动。

七月十八日下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参加会议的有武汉军区的领导人，武汉空军、湖北省军区领导人，8199，7250、7252、8201 各部队的负责人，以及军区支左指挥部的负责人等等，约四、五十人。这是解决武汉问题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上，周总理深刻地分析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指出“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二六”夺权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武

汉军区镇压工人总部等革命造反派犯下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由陈再道、钟汉华负。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周总理又对 8201 和人武部恳切地说：“人武部、8201 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周总理分析了武汉地区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原因。他指出，湖北省原来是陶铸和王任重搞的“模范省”，他们搞了十六、七年，影响很大。周总理科学地预见：“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把军区领导的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走在 20 多个省的前面。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

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绝大多数干部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多数干部认识到自己前一段犯了错误，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要坚决地与错误路线决裂，公开的、高姿态的承认错误，要立即释放“工人总部”勤务员朱鸿霞等革命同志，向他们赔礼道歉。大家很有信心，从今后要为人民立新功。

这天晚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武汉。

就在这天晚上，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对空军刘丰，肖前同志说：“走，亮相去！”于是那天晚上刘、肖同志跟着谢、王首长到红水院去了，在那里造了陈再道的反，向革命小将作了公开检查，得到革命小将的谅解，受到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也就是十九日下午，应武汉军区干部的要求，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又在军区礼堂，召开了一个二级部长和师以上干部会议。

这个会议，谢副总理又一次把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的问候转告大家，并告诉大家，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会场上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谢副总理告诉大家：“武汉的情况，毛主席林副主席都非常关心，都亲自看了不少材料。”会场顿时沸

腾起来，幸福的欢笑洋溢着大厅。谢副总理把周总理昨天讲的主要精神又阐述了一下。同时给大家指出：“对于干部、战士要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搞通，思想扭过来。特别在座的同志不能动摇。对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们上面讲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谢副总理一共讲了五个问题。

王力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他热情地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义，详细地从理论上阐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天才贡献。他又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指出武汉的“职工联合会”是陶铸一手操纵的官办组织，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工人总部高举“造反有理”大旗，与职工联合会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点燃了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他说：“工人总部最有生命力，是一支主力军。……主流始终是正确的。”肯定了已被陈再道打成为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他还说：“这个组织应当大树特树。”

王力同志的讲话贯穿了一条红线，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到会的同志听了谢、王首长的讲话之后，受教育很大，心情十分舒畅。大家心悦诚服地认识到前一段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坚决改过来。有个空军干部说：“过去咱们路线斗争觉悟低，犯了错误，今后要坚决改正错误，支持工总。即使‘百万雄师’的长矛对着我！我也要支持工总好。”会后，大家热烈地交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次报告，得到了一次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刻教育。很多同志请求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到下面部队去作报告。

开会期间，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两次接见了警卫军区大院的警卫营、8199部队的侦察连、六连、四连等部队，以及军区大院里的干部、战士、家属。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平易近人，和群众心贴心，他们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干部战士们跳起来欢呼。“毛主席万岁！”谢、王首长简单的讲了话，同志们欣喜若狂。下面喊口号：“向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学习！向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致敬！”那欢呼声、口号声震破夜空。中央首长和普通战士亲

如战友，那情景交．融，无法形容．这些部队的干部，战士，在后来陈再道发动反革命叛乱的关键时刻，都英勇的保卫毛主席司令部，成了英雄部队。

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武汉地区绝大多数部队，不愧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他们以前虽然长期受了陈再道的欺骗蒙蔽，但是一旦拨开云雾见太阳之后，便坚决的造陈再道错误路线的反，坚决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司令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广大指战员觉悟了！陈再道妄图抓枪杆的美梦被打破了！党要指挥枪，而决不许枪指挥党，枪要听党的话！

暗流回旋

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陈再道之流决不甘心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地要以十倍地疯狂作垂死挣扎，他们还会拚死地和无产阶级争夺大权，争夺枪杆子！

正当江城的革命人民和部队广大指战员沉浸在幸福欢笑之中，正当江城人民迎接胜利的曙光之时，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几个反革命分子，和他们所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在阴暗的角落里，蘸着革命造反派的血在霍霍磨刀。他们煽阴风、点鬼火，上窜下跳，阻拉横拖，纠集右派势力，密谋着一场直接对抗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暴乱的罪恶活动！

陈再道孤注一掷了！陈再道狗急跳墙了！

七月十四日，当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周总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还有其它中央首长来到武汉后，作为武汉军区负责人的陈再道、钟汉华对中央首长的保卫工作根本不管，他们不开会研究，也不采取任何措施。

在中央首长来的第二天,七月十五日,军区负责保卫工作的某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中央首长的热爱,向钟汉华提出了几条建议,如要求从 8199 调来部队,加强保卫中央首长的
工作等,钟汉华这个坏蛋一条也没有采纳,统统置之不理。他说:“8199 部队和 8201 部队之
间有矛盾,还是不调 8199 好。”钟贼心里有数,8201 部队的牛怀龙、蔡炳臣已经是他们的死党,
让牛、蔡控制了中央首长住地,他就可以得心应手的搞反革命暴乱了。如果把 8199 部队调来,
就有可能打乱他们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暴乱计划。

七月十四日到七月十八日,按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中央首长耐心地、仁至义尽地再三
挽救陈再道、钟汉华,亲自召见他们,找他们个别谈话,要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可是,带着花岗岩脑袋的陈再道,态度很坏,一意孤行,他们就在中央首长热心地积极地给武汉
部队做工作的同时,大点反革命暴乱的鬼火。

陈再道第一个跳出来对中央代表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不好,你们可到街上去看一看嘛!”
这话是什么意思?事后,陈贼供认说:“我这句话是对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决定不满,我认为中
央只了解几个造反派的情况,其它地方都没有去看,要他们到其它组织,如百万雄师、红武兵……
去了解一下,到街上去看看,意思是说他们没有了解全面的情况,我这是对抗中央。”

陈再道一打出这颗黑色信号弹,他所操纵控制的“百万雄师”、“公、检、法”、和 8201,
马上嚣张起来。大街上,立即出现他们写的这些标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

“反对钦差大臣!”

“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群众中来!”

“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下连队当兵!”

看，“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中的一小撮和他们的黑司令陈再道配合得何等“和谐”呀，“百万雄师”的头头开会说：“武汉的问题别指望中央文革来解决，要靠我们来解决。”他们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首长的反革命舆论开始制造起来了。

与此同时，陈再道还唆使下面的人，将他们整理的打击孟夫唐等同志的材料；以及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所谓一百多个工厂“调查”的大批材料，送给中央首长看。企图煽动部队受蒙蔽的指战员对抗中央。

七月十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武汉军区五十多人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话，对武汉问题明确的肯定的表了态。他讲话中强调指出，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由陈、钟两人负，下面部队的同志没有什么责任。在会议结束时，宣布了一条纪律：这次谈话不要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这是因为，还需要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武汉军区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可是居心叵测的钟汉华，无视党中央的指示，无视党的纪律，为了煽动部队受蒙蔽的广大干部、战士起来对抗中央，于七月十八日当晚就唆使 8201 的政委蔡炳臣回去传达。

蔡炳臣回到 8201 去之后，就急急忙忙把团以上干部叫了来传达，第二天又传达到排以上干部，并把 8201 派出去的军代表叫了回来听传达。蔡炳臣还要军代表向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传达。蔡炳臣在传达中大放厥词，攻击中央首长。他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是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汉华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社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他还恶意的煽动说：“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立即，会场上议论纷纷，不满情绪正在上涨。这时，8201 师长牛怀龙又在

一旁火上加油地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适，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还说：“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牛这么一说，会场上更是吵吵嚷嚷、埋怨、牢骚，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牛、蔡二人马上出鬼计：“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要他们把矛头指向王力同志！

马上，“8201”的全体战士知道了！

马上，通过军代表和战士，“百万雄师”的暴徒们知道了！

反革命暴乱的鬼火在各个阴暗的角落里点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陈再道之流抛出了一份最恶毒、最全面、最系统的反革命宣言书。

七月十九日上午，在汉口某地，陈再道之流派出的所谓“驻军代表”张××，对“百万雄师”中的“革工三司”头头作了讲话。这篇讲话，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为恶毒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打击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宣言书。从这篇充满毒液的讲话里，就可以使人嗅到陈再道之流阴谋煽动反革命暴乱的血腥味了。+`%|+B4 a'k(l#f;A1 o7 G

一开头，这位张××就十分露骨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胡说什么：“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这样两条内容：1. 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2. 二. 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这完完全全是捏造，完完全全是造谣！他们竟然狗胆包天，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声誉，来攻击他们所指的中央的“个别人”，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接着，张××又说什么：“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哈！好家伙！他们竟然无耻地把陈再道凌驾在中央文革之上，其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特别恶毒的是，陈再道之流把党中央经多方调查后刚刚表态的几个地区如：四川、江西、河南、浙江等地的文化大革命描绘得漆黑一团，公然为这些地区的保守派鸣冤叫屈，挑拨军民关系，

打击革命造反派，把反革命的毒箭直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央文革。这位张××恶毒攻击江西造反派，攻击党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胡说什么：“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污蔑浙江造反派“要去炸钱塘大桥。”他们在四川“产业军”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央某同志(指中央文革的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产业军不服，转入农村，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他们捏造事实，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中央文革，简直恶毒之极！”

这位驻军代表张××口吐毒液，大肆造谣：“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有八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他们反动透顶，煽动群众对中央文革“不信任”，赤裸裸的炮打起中央文革来了！

最后，张××又说什么：“黑工总、二司是极左派”，肉麻地吹捧‘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搞武斗是被迫的。”别有用心地说：“这么大组织，谁敢解散？中央文革也不可能。”甚至为他的“小喽罗”“康三司”也涂上一层脂粉，说“是学生中比较好的组织。”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陈再道之流做好了上述舆论和组织准备之后，就紧锣密鼓，赤膊上阵了。

反革命暴乱的序幕拉开了！

十九日下午，正当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时候，约四点左右，8201部队四五个战士，听了蔡炳臣的煽动性“传达”，冲进了军区大院。当时军区某负责人派人到会场上去找牛怀龙、蔡炳臣，要他们出面去做工作。可是在会场上找了三、四遍也没有找到。他们哪里去了？原来，这两个家伙在会议中途，擅自退出会场了。事后查明，蔡炳臣此时正坐在8201作战室里。他们在同谁作战？这不是很明显了吗！

后来，叫 8201 部队的副师长，副政委去做工作。他们心怀不满地对战士们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这那里是做工作？分明是火上加油！

傍晚七点钟，又有 8201 部队 49 人冲进了军区。他们在会场通往一号门的路上静坐，硬要谢副总理接见，回答问题。许多同志做工作，他们都不听，在那里胡吵瞎闹。

十一点钟，会议结束。

十一点半，8201 各团宣传车经过串连，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临行前，蔡炳臣发出“号令”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于是六台宣传车全部出动，沿途狂吠乱叫，进一步扩大事态，制造反革命舆论去了。

与此同时，又有一、二百 8201 的人冲进军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与此同时，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很快集结。他们的宣传车，装甲车，消防车呼啸而过，几十辆满载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暴徒的车队在狂奔，沿途嚎叫：“打倒王力”、“把王力揪出来示众”的反动口号，冲向军区。

与此同时，陈再道之流扶植起的御用组织——“省直联司”，在省军区×××和一小撮坏头头的煽动下，扬言找王力同志“辩论”，“澄清事实”，也涌进军区。

与此同时，康三司也撕下他“不左不右”、“一贯正确”、“最讲策略”的虚伪面纱，公然写出什么“造反公告”，炮打中央文革，赤膊上阵，冲向军区。

霎时，军区的大院里，暴徒云集，黑压压的一大片，就象雷暴雨快要来到之前的蚂蚁，倾巢而出，聚集在树底下，狂奔乱窜……

是的，雷暴雨就要来了！

风云突变

十九日晚上是个不平常的夜晚。

我们敬爱的谢富治、王力等同志来到武汉以后，几日来，坚定地遵循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张地工作着，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处理着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

今天下午，开了六个多小时的会，于晚上十一点才回到××××住地，现在才有功夫吃晚饭。饭后，××××的工作人员已经熄灯休息了，可是谢、王首长的办公室里依然灯火通明，他们和北航红旗的小将们一起研究明天的日程。首长准备从明天下午开始接见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晚上已经叫军区释放朱洪霞等革命闯将，明天再问一问落实的情况，研究下一步为工人总部彻底平反的问题。议完之后，王力同志又铺开文件，和革命小将一起，逐字逐句地修改武汉军区某负责人的检查，热忱地帮助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尽早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时针移过十二点，震惊全国的七月二十日来临了。

十二点半，武昌公安分局十四个人坐了一辆华沙牌卧车，两辆吉普卡，在坏头头何××、肖××、刘××带领下突然冲进了××××的北门。他们气势汹汹地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

在××××担任联络、保卫工作的军区几个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北门去做工作。这几个人是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等同志。他们自14日以来一直跟着谢、王首长活动，在深入革命造反派的过程中，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已改变了观点。

王振英等同志很快到了北门，拦住了武昌公安分局十四人的去路。他们耀武扬威的拿出介绍信，王振英等同志一看心里一愣，感到事态很严重。原来这封信是军管武昌公安分局的军代表——8201部队某团政治处主任王×开的。王×明明知道谢副总理有指示，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材料，要接见，必须预先安排；此外，王×也懂得中央首长的住地，是不允许无关人员擅自进入的。王×为什么敢如此无视纪律，胆大妄为？这不是一个危险信号吗？

这些公安局的“来者”很是“不善”，他们的口气十分强硬，他们威胁地说：“今天晚上来了十四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又说：“谢富治副总

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那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说着他们就气势汹汹地往里冲，王科长等人拼命挡住，在冲进一百多米左右的地方对峙下来。

情况非常紧急。王科长等同志立即给三个方面报告。

首先给中央首长的警卫处报告。中央首长知道后，要他们提高警惕，并充分估计了形势的发展，研究了处理办法。首长还派来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到北门去做工作。

王科长马上又挂电话给钟汉华报告。钟的秘书不想传达，说钟睡觉了。王科长认为事态严重，要求钟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传达了。但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接着王科长又给军区值班的某负责人报告。要他打电话给 8199 调部队来。

公安局这些家伙一刻也不停止捣乱。一个要进，一个不让进，相持不下。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张根成同志耐心地向他们说：“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你们和其它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他们根本不听，硬往里冲。正在这时，8199 部队张昭剑政委带了一个排战士和一个秘书科长、一个侦察参谋奉命来到这里了。部队一下车，毫不犹豫地手挽着手，筑成人墙，挡住公安局这些家伙。张政委一边讲道理，做政治工作，战士们一边念语录。但是那些人并不甘心，有几个领头的家伙跳得更凶。他们说：“你们不是 8201 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又向 8201 部队挑拨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很奇怪他们大闹了一阵之后，忽然平息下来了。他们提出双方撤出一段路，派代表谈判。其实这是故意与警卫人员搞“蘑菇战”。这是一个险恶、毒辣的诡计！

他们在北门闹事，完全是佯攻。他们用声东击西的鬼计，把我们警卫人员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 8201 部队的几个坏家伙带着武器从西门出去了。

这时已经是五点多钟。东方发白了，几团黑云翻滚，看那气势，好象要掩住从地平线上放射出来的曙光。

操劳了一通宵的谢、王首长，决定叫军区曾秘书打电话给陈再道、钟汉华，叫他们来××二号，给他们最后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个坏蛋，把反革命暴乱的鬼火点燃以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大觉。从十九日下午到二十日凌晨，在这风云突变的十几个小时里，陈、钟干了些什么？十九日下午，8201部队第三批人冲击军区，要挟中央首长。作为司令员的陈再道，坐视不管，屁都没有放一个，十九日下午，8201部队牛怀龙、蔡炳臣竟敢在中央首长作报告中间擅自退出会场，而且幕后指挥部队来冲军区、冲会场。对此，陈再道、钟汉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默许纵容。十九日晚，陈、钟回到××住地后，明知这里住有中央首长，他们竟不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仍然让已经闹了事的8201部队守卫××××，二十日凌晨武昌公安局，十四人冲击××住地。这样严重的事情，由王科长和王秘书长向他们报告后，他们置若罔闻，仍然睡大觉。……上述这一切，不正说明陈再道、钟汉华是8201、“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黑司令吗？

陈再道、钟汉华被秘书叫醒后，就带了一个保卫干事来到××二号。陈再道一进门就傲慢地对谢、王首长说：“靠你们做工作喽，我是无能为力了！”他的反革命狰狞面目这一下就暴露无遗了！……

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冲进来很多暴徒。西门离××二号很近。这些人地形很熟，径直朝谢、王首长住地冲去。这些暴徒都头戴钢盔或柳条帽，手持长矛、匕首、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奇怪的是：在这温度高至摄氏四十度左右的武汉盛夏，这些人个个都戴上了大口罩。大概是他们想学习“三K党”，想把自己的法西斯暴徒面目遮掩起来吧！这些人就是臭名昭著的“百万雄师”中的暴徒，他们咆哮着直冲谢、王所在的房间。这时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的几个小将，及其它

工作人员五六个人挡住他们。他们拔出匕首，步步威逼，并且嚎叫：“我们要见谢富治、王力，叫他们出来！”张根成等同志毕竟寡不敌众，被推到了谢、王首长的门口。

就在这时，我们敬爱的谢副总理、以及王力同志出来了。首长们严肃地说：“我是谢富治。”

“我是王力。”谢副总理问他们，“你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一些被裹挟而来的受蒙蔽的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去了，只剩下五、六个顽固的家伙仍在那里纠缠。

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个家伙一直躲在谢、王首长的背后，没有站到群众面前去做一点工作。谢副总理走进房间，穿好军衣，主动提出要接见这部分人。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谢副总理把这些人找到房前草坪上，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

王力同志也换上军服向草坪走去。这时北航红旗小将和保卫人员上前想要拦住他，因为刚才一些暴徒已经喊了：“揪王力！”的反动口号。王力同志安详地笑了一笑说：“不要紧，到群众中去嘛！”说完就从容地走去坐在谢副总理的旁边。

陈再道也无奈跟了去。此时钟汉华却躲在群众圈外，不敢进去。

谢副总理正在耐心地做工作，突然从西门冲进来 8201 的叛乱分子。首先有两个人端着冲锋枪冲进草坪，把枪口对着谢、王首长。接着又冲进来八车 8201 的叛乱分子和军事院校保守组织的人。这八车人均由 8201 部队一个副营长×××指挥。在出发之前，牛怀龙师长曾找这位副营长单独谈了一次话，面授机宜。

这八车人一跳下车就窜到王力同志的住房。他们翻箱倒柜，打破玻璃，扯烂纱窗，抢走材料，甚至把王力同志晾在房里的手帕扔进厕所里，把毛巾撕扯成破片，最后还把王力同志的手表抢走……真是一伙败类，一伙土匪！

北门口武昌公安局十四个人正在与张昭剑政委和王振英科长搞“马拉松战术”的时候，王科长接到西门门卫报告，“百万雄师”暴徒和 8201 中的叛乱分子冲进来了。王科长一听心如火烧，他知道西门离谢、王首长住地很近，谢、王首长的安全怎么办？他马上和张政委商量。张政委果断地决定：让秘书科滕科长带一排人在这儿守卫北门，他自己带侦察参谋和王科长一道跑步去西门保卫谢、王首长。

王科长等跑在前面，张政委紧紧相跟。从北门到西门有好几里远。他们在半道上就碰到许多民警到处乱窜，而 8201 的守卫不但不加阻拦，反而还给他们指指点点。张政委、王科长等见此情景更是焦急万分。快！快！快到中央首长身边。

他们穿过“××二号”后门，赶到了草坪。这时，8201 的叛乱分子和“百万雄师”的暴徒们在行凶打人了！

抄完王力同志住房的那伙暴徒，知道王力同志在屋外，于是破窗而出，窜到草坪上去。首先碰到的是陈再道。他们把陈再道误认是王力同志，挥拳就打。陈再道哇哇大叫，躺在地上耍起死狗来。这时 8201 的某团一位股长×××连忙叫喊：“这是我们的陈司令！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他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抓错了！”这一喊暴徒们马上住手了，并把陈再道扶了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又把他扶到会客室休息去了。

这时，钟汉华也销声匿迹了。他一见暴徒打人就吓得屁滚尿流，赶忙跑到一间半地下室里躲起来了。

暴徒们放下他们的陈司令员，一窝蜂的、如狼似虎地扑向谢富治、王力同志。他们把谢副总理推来推去，冷拳贼脚地打个不停。他们对王力同志更是百倍仇恨，拳头像雨点一样朝王力同志的腰部、背部、腹部、头部乱打。

就在这时，张根成同志冲了上来，拼命抱住王力同志，用身体挡住暴徒们的拳头。暴徒们就先把张根成同志毒打一顿，然后几个人一起用力把张根成同志扯开，推向一边。“北航红旗”的

几个小将见此情景，奋勇上前保护王力同志。暴徒们又对小将下毒手。两个女同学的眼镜被打落在地，有一个家伙死命地打女同学的头部，一位男同学一跃上前用胳膊掩护女同学。这时有个坏家伙在旁煽动说：“这个女的(指尹聚平同志)是个活情报。搞四川产业军就是她提供的情报，现在又来武汉搞鬼了!”这一说更是火上加油，暴徒们更凶狠地扑向小将，把几个小将打倒在地……

正在这紧急关头，8199部队张昭剑政委赶到了。他冲向暴徒群中，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挡住王力同志。为了掩护一个跌倒在地上的北航同学，张政委趴在小将身上，就像当年在战场上用身体掩护战友一样。暴徒们太狠毒了!他们把这位年过四十、在战场上负过五次伤的政委的肋骨踢断了。张昭剑同志第六次为人民利益、为保卫毛主席而光荣负伤了!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员，他，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铁铮铮的英雄汉，胸中跳动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陈再道，被他下面的喽罗误打几下之后，像一条赖皮狗一样鬼哭狼嚎，一副怕死的熊样;张政委，被暴徒打断了肋骨，依然坚持战斗，重伤不下火线，一尊革命战士的高大形象!钟汉华在关键时刻龟缩在地下室里，丢下中央首长不管，保自己的狗命去了;而张政委，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中央首长，保卫着革命小将，保卫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再道、钟汉华是何等的渺小!张昭剑同志是何等的高大!

张政委等同志虽然英勇保卫首长，但毕竟是寡不敌众。暴徒们把王力同志绑架走了。张政委被暴徒隔开，冲不过去。张根成同志紧跟在后高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你们想一想，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这些坏家伙极端仇恨张根成同志提出的严重警告，一个坏蛋跑上前卡住张根成同志的脖子，并问道：“你是什么人?”张根成同志挣开暴徒的手严肃地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这一讲，一些反革命家伙更狠毒地殴打张根成同志，并扯掉了军衣上的领章，把张根成同志也拉走了!

王力同志被一群暴徒架上了第一辆汽车。那车上杀气腾腾。卡车上架上了机枪。车里的人个个刺刀上枪，寒光逼人。

张政委、王科长冲上去，被挡回来了！两位“北航红旗”的同学两次冲到汽车旁边，被暴徒推了回去！几个 8201 部队东湖守卫队的战士，看到如此情景，他们猛醒了，立刻跑了上去抢救王力同志。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广大战士是好的。但是他们的行动使一小撮坏蛋恨透了，因此也遭到了毒打。

这时，暴徒们把张根成同志绑架上另一辆车。一个坏家伙在一旁颠倒是非地责问张根成同志说：“你们干什么吃的？把八十万产业军打成反革命，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张根成同志鄙视地看了他一眼，就转过脸去不予理睬。暴徒们为捞取政治资本，用以蒙蔽群众，他们强迫张根成同志戴“百万雄师”的袖章。张根成同志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严厉拒绝了。这时张根成同志见事态比较严重，心里暗暗立下誓言：第一，不变节，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第二，准备牺牲。准备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因为暴徒们认识“北航红旗”小将尹聚平同志，所以也把她绑架上车了。

在绑架王力、张根成、尹聚平等同志的同时，一批暴徒把谢副总理推到房间里，也进行围攻，几个家伙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但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谢副总理，从容处理，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坚持给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

就在暴徒们横行一时的时候，8201 部队的师长牛怀龙像幽灵一样出现了。牛怀龙明知道××××住着不少中央首长，安全问题，事关重大，本该亲自去蹲点；可是这个家伙在十九日晚上连个影子都不见，二十日凌晨武昌公安局 14 人冲击住地的严重事件发生后，王科长等数次打电话要他在六点钟前赶来，但他竟然置之不理，倒组织了八车人来冲击××××。当那八车人进西门时，牛怀龙也在西门，在那里检阅指挥哩！由此可见，牛怀龙充当了什么角色不是很明白了吗？

牛怀龙一到“××二号”，王科长立即找到他，要他命令他的部队立即放开王力、张根成等同志。这个家伙不动声色，无所表示，他走到绑架王力同志的车前说：“不要搞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说完就扬长而去，一句话也没有跟王力同志说。

“不要搞这么凶”这算什么话，这分明是告诉他的部下：“绑架是可以的，但不要搞得太露骨。”从这里可以看出：牛怀龙就是绑架王力同志的现场指挥！

牛怀龙挺胸凸肚地走近“百万雄师”的汽车队，车上有个人喊道：“牛师长来了！”全车人立即给他鼓掌，伸出大拇指。他怕太露骨，把手放在屁股后面摆了摆说：“嗯，不要这样。”

汽车发动了，向军区方向呼啸而过。

绑架的队伍走了，院子里的一些暴徒也相继撤出，临走时，有的家伙还高喊：“王力被我们揪出来了！我们胜利了！”等反动口号。

谢副总理走出房间，要亲自去营救王力同志。陈、钟虚伪地劝谢副总理别去，说他们亲自去处理。谁知他们三人在会议室商量时，陈、钟很怕，根本不敢去军区大院。牛怀龙马上献媚说：

“你们别去了。”钟汉华颇有苦衷地说：“刚才谢富治副总理叫去的，不去不行啊！”牛怀龙给钟汉华打气说：“我去找他讲，你们别去了。”说完这家伙就走了。其实他根本没到谢副总理那里去，只是玩了个花招而已。

这时候，正是上午八点钟。天气越来越热，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也越来越激烈……

乱云飞渡仍从容

七月二十日早晨，旭日火红，晴空如洗。

但是，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之流所导演的，极端卑鄙残忍的丑剧，居然公开上演了。他们刮起了一阵乱云妖风笼罩着英雄的武汉三镇。

武汉的一些街道上，狂奔着“百万雄师”、8201和“公、检、法”保守派的汽车、装甲车、消防车、宣传车；一小撮混蛋裹挟着受蒙蔽的群众，手持大刀、长矛、手枪、匕首，架着机枪，甚至连日本鬼子用来屠杀我国同胞的东洋刀，他们也拿出来镇压革命群众了。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狂吠乱叫：什么“打倒谢富治”，什么“绞死王力”，什么“武汉问题要由武汉人民来解决”

等等。在一些墙壁上，大字报栏里，到处都张贴着伪造的所谓“中央来电”，他们开始了垂死的挣扎，公然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叛乱事件终于公开化了。

就在这时，一小撮叛逆分子绑架中央代表的汽车，开到了军区大院门口。多少革命群众，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一双双关注的目光，从这一辆汽车转向另一辆汽车，在动乱的人群里寻找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正在这时，卡车开进了军区大院，广大革命群众被隔在军区门外了。但是，我们要告诉那一小撮混蛋，无产阶级革命派跟中央文革的血肉联系，你们是割不断的，永远割不断的！我们的心永远永远连在一起！

卡车在大院内刚刚停下，一个暴徒饿狼一样扑过来，连推带拖地把王力同志推下卡车，然后拖上了四号楼平台。

现在已经是十点钟了。平台上烈日如火，热气蒸腾。一群暴徒，把王力同志绑架到这里，说是要“示众”的。他们推打着王力同志，无理的责难，下流的谩骂，投石子，撕衣服，就连脚上的鞋子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他们踩掉了，一个该死的混蛋竟然用带钉的皮鞋去踩王力同志的脚。种种野蛮无耻的法西斯暴行，卑鄙的手段他们都使出来了。

王力同志十九日紧张地工作了一天，昨夜又被这群匪徒折磨了一夜，直到现在还没有休息，而且粒米未尝，滴水未沾，加上烈日炙烤和暴徒们的无情折磨，眼看很难支持了。他浑身汗流如注，衣服全湿透了。他本来患有高血压症，现在血压又在增高。但是灭绝人性的暴徒，竟不给他片刻的休息，把他推到椅子上，硬逼着要他当众“回答问题”。

王力同志，忍着浑身的疼痛，镇定地站在椅子上，从容地看了看楼下的人群，他坚信广大群众是好的，是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坏蛋只是一小撮。因此，他依然亲切地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向群众问了好，然后，又一次说明这次到武汉来，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向

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学习的，是来当小学生的。解决武汉问题要靠武汉的革命派和武汉驻军的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但是那一小撮坏蛋，无视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和教导，无理地向中央代表王力同志挑衅。他们先要王力同志回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王力同志从容不迫地接过播音器响亮的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这样的回答，他们当然不能满意，于是立即向王力同志进行了一阵咒骂和殴打，接着他们又提出：“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王力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这又激怒了那伙暴徒，又是一阵疯狂地围攻；后来他们拿出一张写好的造谣传单，要王力同志签字，内容是要王力同志收回十九号在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代表中央对武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又被王力同志严词拒绝了。

他们采取的是步步进逼的手法，如果他们的阴谋稍稍得逞，他们就可以大作文章了。他们先要王力同志承认他们是左派组织，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蒙蔽群众，夺取党政财文大权，造成既成事实，以此来要挟中央，继而要王力同志说出“工总”不能翻案，这就可以把武汉的阶级阵线搅混；在这两个阴谋破灭之后，他们又要王力同志在造谣传单上签字，这样一方面可以捞到一根稻草，再苟延残喘地多维持两天；退一步说，也可以以此表明王力同志出尔反尔，造成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借口。

但是，他们的阴谋一个个地被识破了，被粉碎了，他们连半根稻草也没有捞到，永远也不能捞到！

在这紧张的时刻，8199部队张昭剑政委乘车赶来了。他刚在中央首长的住所安排了有关的战斗部署，现在忍着肋骨的剧痛，来到了王力同志身边。他和保卫科王振英科长以及警卫连的战士们一起，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们一面向受蒙蔽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一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张政委和赵副师长研究后，马上向师直侦察连和四连、六连的战士下达了战斗任务：侦察连守楼梯，六连守大门，四连守侧门。英勇的战士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一接到命令，神速

地直插四号楼，马上控制了所有的走道和楼梯。战士们臂膀紧紧地挽起来，结成了一道道人墙。大门、侧门都堵死了，楼梯也拦腰截断了，只准出不准进。大家共同发出了豪迈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可丢。誓死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就这样，王力同志在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指战员们的保卫下，暂时转移到了二楼的一间值班室里。军区大院内的第一个回合，陈再道之流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当然战斗远远没有结束。阶级敌人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一小撮坏头头，正在策划着更阴险、更毒辣的行动计划。军区大院内，人越聚越多了。到处是手执大刀长矛的“百万雄师”，还有8201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败类，他们带着冲锋枪、机关枪，横冲直撞。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大院内外，卡车、摩托车和他们动用的消防车，左冲右突，混乱异常。特别是消防车的警笛和匪徒们的嚎叫声混杂在一起，越发增强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但是经过严峻考验的武汉革命小将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以英雄的游击队员的姿态，三三两两地杀进了重围。钢二司的革命小将，通过层层封锁，穿过刀枪林立的“百万雄师”队伍，像尖刀一样插进了军区大院。他们要侦察清楚中央代表现在究竟在那里？身体怎么样了？怎样进一步设法营救？他们还想代表钢二司的广大战士亲眼看看中央代表，同时也想亲眼看看陈、钟之流疯狂的大表演，以便记下达笔血债，将来清算。但是，正当他们向王力同志身边靠近的时候，被一个学生中的败类发现了，他狂叫“二癞子来了！”周围的“百万雄师”立刻象身上着了火似的，到处搜索。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们，机警地乘着人群动乱的时候，安全转移了。

红司新华工的革命小将也来了，他们事先想了个妙计，先向解放军同志借来了一套军装，让一位小将穿上，然后跟着解放军挤进去了。好不容易挤到王力同志身边，房间里早已闹翻了天。这位革命小将俯在王力同志耳边，悄声说：“王力同志，我是红司新华工的，代表全体红司战士来看您。”王力同志看了看这位解放军战士打扮的青年，心里明白了。他紧握着了小将的手，亲切

地说：“谢谢大家，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会有安排的，你们千万不要往这里冲！”王力同志，在这危急关头，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却时刻关心着革命小将……

房间里越闹越凶，暴徒们又一次更疯狂的冲击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守卫在楼梯口的侦察连。暴徒们把他们的所谓代表弄到楼下，高叫：马上要王力出来谈判。现在王力同志已经被围攻十五个小时了，张政委、王科长等不同意现在谈，暴徒们就开始冲了。在一小撮坏头头的唆使操纵下，他们狂叫着冲向解放军队伍，英雄的解放军战士一排排地屹立在楼梯上下，暴徒们见不能得逞，便开始疯狂地谩骂，他们骂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我们的战士严格遵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的纪律，耐心地向他们进行劝阻。暴徒们那里肯听，有几个家伙竟然扑过来拉着战士的腿往下拖，有的流氓甚至对着战士的要害部位下毒手，真是卑鄙至极！狠毒至极！这时战士们齐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伟大领袖的教导激励着战士们，大家手臂挽得更紧了，宛如铁壁铜墙。

匪徒们败退下来以后，又使出一个更卑鄙的花招，他们找来了一些泼妇，让她们打头阵，衔唧喳喳地向战士们扑来。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战士对妇女儿童是倍加爱护的。但是如果要被坏蛋利用来做坏事，那就不管你是什么人，也决不容情。任凭那伙泼妇又吵又闹，又撕又打，我们的战士，个个坚守岗位，寸步不让。

在暴徒们不断地冲击当中，不少战士挨了打，受了伤。六连长魏忠军受了重伤，因流血过多，昏倒了。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仍然忍受着剧痛，继续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楼上原有一些暴徒没有下来，他们轮番地在王力同志的房间里吵闹不休。这是一间小小的值班室，只有一个门，窗子也不多，七月的武汉，酷热难熬，何况这样一个小房间，又挤满了人，简直象一座蒸笼，闷得人吐不过气来。王力同志坐在椅子上，时时被暴徒们拉来拉去，一刻也不能安静。张昭剑政委，一直守卫在王力同志身边。警卫营长乐庆祥和警卫营的战士们，为了保卫王力同志，用自己的身子挡着飞来的拳头和棍棒。现在保卫王力同志的战士和暴徒的力量大致相

等。战士们一边挨打，一边还坚持向暴徒们作思想工作，要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根本不听，一个劲地上窜下跳，吵闹不休。室内每个人的衣服全汗湿透了，一个个象从水里捞出来一般，局面一直在对峙着。

警卫营长乐庆祥同志，一直坚守在房门口，他已经站了三四个钟头了。正僵持的时候，忽然哐啷一声，窗上的玻璃被打破了。玻璃碎片正好落在乐营长的手臂上，鲜血立即流下来，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赶快把守门的任务交给战士，大步走到王力同志身边，让他转换了一个较安全的位置，谁知就在这时，一群暴徒竟搭起人梯，从窗口爬上来了。乐营长又急忙跑到窗口阻止他们，一个坏蛋竟破口大骂起来，他骂乐营长是“最大的保皇派”，是“铁杆保皇”；这个最凶恶的暴徒一边提着王力同志的名字大骂，一边竟然狗胆包天地取下身上的冲锋枪，把枪口对着了王力同志，同时伸出罪恶的黑手去拉枪机。在这最最紧急的关头，乐庆群同志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上窗台，先用右胸堵住枪口，随即一把卡住那暴徒拉枪机的手，厉声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暴徒楞了一下，乐庆群同志紧接着说：“你现在要打的不是王力同志，是党中央，是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打你就先对我来吧！”几句话义正词严，声若洪钟，那个家伙拉枪机的手渐渐松开了，乖乖地把枪收了回去。

就在这时，另一些暴徒，砸坏窗户跳进来了。顿时室内空气更加紧张起来。一场紧张的搏斗展开了。这期间，他们还把王力同志拖到三楼的一个会议室里去围攻，有的暴徒，不时的拿刀弄枪，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那能被吓倒！担任保卫工作的解放军战士们，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大无畏精神。当一个暴徒用长矛刺向王力同志的时候，战士吴家在一把抓住了长矛，奋力把暴徒推倒在一边，当几个暴徒用拳头殴打王力同志的时候，战士谢根昌飞步闯过去，用自己的身子紧紧贴在王力同志胸前，当时王力同志误认为是暴徒要行凶，便用手推了他一下，谢根昌低声说，“首长，我是警卫营的。”王力同志明白了，带着深深的谢意和年轻的战士靠拢在一起了。与此同时，班长任怀宇，也用自己的身子贴在王力同志背后，战士何庆怡护住王

力同志右臂；通讯员张书现，冲破重重障碍为王力同志弄来了冷开水，战士刘定山一刻不停地为王力同志扇风、擦汗，还有前来为王力同志看病的医生平国建，护士瞿群华也参加了保卫王力同志的大搏斗。在这场搏斗中，他们大都挨了打，受了伤，无限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指战员们，和中央代表的心贴得更紧了，和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的心也贴得更紧了。

在这样壮烈感人的场合下，在这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关键时刻，角落里却躲着一个小丑，他就是堂堂军区政委钟汉华。这个老家伙是被迫来到现场的，一直抱住头坐在角落里，在这样严重的时刻，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事态发展，却装死装活地捶着自己的身子，口里嚷着：“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乱叫了一阵子，就假装昏倒躺下去了。接着就有人把这个败类背了出去，暴徒们也就是在这时，从门口进来的。

至于大流氓牛怀龙，这个暴徒们的黑头目，一直在绑架殴打王力同志的现场。他时而傲慢地走来走去，时而阴险地发出狞笑，时而若无其事地喝着汽水，时而心怀鬼胎地到“百万雄师”中去煽风点火。在场的人还看到这样一个微妙的现象：围攻王力同志的暴徒一撤退，牛怀龙就悠闲自得地走来了；牛怀龙一离开王力同志的房间，暴徒们就又冲来了。连续三次都是如此。这个跳梁小丑表演得还不充分吗？

战斗已经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担任保卫的战士们从早上到中午两顿饭都没有吃，衣服全被汗水湿透，又渴又饿，筋疲力尽。但是大家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想到眼前这场战斗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更坚定，更勇敢地坚持着战斗。匪徒们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个又一个的花招，都被击退了、粉碎了。

下午三点。一场紧张惊险的营救王力同志的战斗又开始了。

张昭剑政委作好了战斗部署之后，找来了“百万雄师”的头头，首先严正指出：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人，你们今天这种作法是十分错误的。然后告诉他们现在军区预备了饭，现在先去

吃饭，有问题六点钟再派代表谈判。经过说服动员，大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自动下楼去了，暴徒们也闯进食堂狼吞虎咽去了。只留下二、三十个人在楼上监视着。这时候，解放军战士三三五五地走过来找他们谈话、辩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将他们的人分割开了。楼下守卫大门和楼梯的战士依然坚守岗位，不准外人进入。

转移王力同志的时机已经到了，争取时间，就是胜利。战士们采用楼上掩护、楼下接应的办法，由两个战士搀扶着身受重伤的王力同志，穿过由战士排成的夹道，选西侧楼梯往下走。就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发现一个狡猾的家伙，从楼下沿着水管爬上来了。幸好他还没有发现王力同志，否则，一切计划都将落空。就在这一瞬间，侦察连一排长机智地跑了过去，一把抓住那个狡猾的家伙死死不放，说道：“你是来找王力的吗？快跟我走！快！”一时那家伙被弄得摸不着头脑，只好糊里糊涂地跟着一排长走向东侧楼梯。这边侦察连长和战士们保护着王力同志，按照事先探好的路线走了出来。他们迅速地穿过一片棉花地，上了早已隐蔽在大白楼后面的小汽车，车子冲出二号营门，箭一样的离开了军区大院。

王力同志刚刚离开四号楼，那个被一排长拉走的家伙忽然醒悟过来，他高声喊叫：“王力跑了！”霎时，暴徒们围着侦察连长要人，连长机警地说：“你们一直在这里守住，是你们把王力放走了，我还找你们要人呢！”暴徒们互相指责，互相叫骂，军区大院里乱成了一团。

针锋相对

严峻的斗争在检验着一切革命组织和个人。

钢铁般的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自去年十月从王任重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冲杀了出来；接着陈再道之流又登台表演了。他们使出了比王任重更露骨、更凶残的手段镇压革命派。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战士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冲过了“二月黑风”，顶住了“三月逆流”，闯过了“六月的大屠杀”。一直与王、陈这些“庞然大物”进行着

锋针相对的斗争。多少工人战斗队员、多少革命小将、多少革命群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方向明确，胸怀宽广，眼光远大。特别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与造反派心连心，直接领导着我们进行战斗，有毛主席支持我们，党中央支持我们，中央文革支持我们；尽管眼前天空出现了几片乌云，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心里最明亮，“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陈再道之流的叛逆行为，只不过是回光返照，他们的日子不长了。

英雄的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陈再道之流所发动反革命暴乱的最紧要关头，又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出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百万雄师”在武汉三镇到处横行，层层重兵把守，处处设防布哨，但是英勇的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动了威力强大的人民战争，“人自为战，村自为战”，随时随地打击着来犯的敌人。

在武昌洪山附近，“二司、三新”的革命小将越来越多了，三三两两地挤在人群中，向军区大院靠近，想寻找机会营救王力同志。但是在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的小将进去之后终于被“百万雄师”觉察了。一时东起街道口，西至大桥，北到水果湖，到处设立岗哨，蛮横地对行人进行盘查；到处组织什么“专打‘二癞子’战斗队”，他们狂吠着：“打死‘二癞子’不犯法！”就这样，新武大等院校前去营救王力同志的革命小将，有不少人遭到了毒打。但是机智、顽强的革命小将决不会屈服，他们有的化了装，有的带上了“三字兵”的袖章，继续向军区大院进发。他们一心想要看看王力同志，想要深入虎穴探一探虚实，从中寻找营救王力同志的途径。

在汉口人民文化园的墙壁上，大清早就出现了几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标题是《陈大麻子狗急跳墙了》《反革命暴乱的前奏》《‘百匪’和 8201 的一小撮混蛋凌晨包围了××××》，这些大字报，神速地把陈再道之流刚犯下的滔天罪行揭露出来了，把中央代表王力同志被绑架的严重事件公诸于世了。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和8201武装游行的车队上街了。从他们的广播喇叭里，突然播出了他们从来不敢播送的《造反有理》语录歌，紧接着就高喊“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的反动口号，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公开造党中央的反了，造中央文革的反了！就在他们疯狂的喊杀声中，造反派战士们把针锋相对的大标语刷满大街小巷：“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绑架中央代表是反革命的行为”！

汉口水塔一带，正在“百万雄师”的控制中，但是就在水塔脚下，连续不断地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一个中学生为贴这样的标语刚刚被毒打了一顿，但是一转眼，另一条同样内容的标语又出现了。革命的大标语使一小撮混蛋吓破了胆，他们撕也撕不完，抹也抹不掉，英勇的革命小将，前仆后继，赶不走，打不散，弄得那一小撮混蛋狼狈不堪。

今天奔腾的长江卷起了怒涛，长江怒吼了！

沿江大堤上，钢二司红武测的巨幅标语显得特别醒目，特别激励人心：“只要中国不变色，死了也值得！”惊雷般的语言，道出了多少革命造反派战士的心愿呵！我们这样艰苦奋斗为的是什
么？不就是为了我们红彤彤的祖国永不变色吗？这口号鼓舞着人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参与抗暴斗争，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一切！

轮船上，三个赤手空拳的钢工总战斗队员，与一群荷枪实弹的暴徒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暴徒们正在乘客中间作反动宣传，他们胡诌着“王力有罪，罪该万死”，“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等等调言。战斗队员就当众揭发他们绑架王力同志的罪恶阴谋，同时振臂高呼：“炮打中央文革决没有好下场！”暴徒们气得快要发狂了，他们公然向手无寸铁的战斗队员猛扑过来。因众寡不敌，其中的两人已被他们抓住了，另一个奋身跳入江中，潜水逃走了。被抓的两个人立刻就遭到一顿毒打，但是不屈的战斗队员厉声质问他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有什么罪？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有什么罪？”问得那群暴徒张口结舌，船上的广大群众也都围拢过来，一双双愤

怒的眼睛盯住他们，在万目共睹的场合下，一小撮暴徒无地自容了。船刚一靠岸，他们就挤在最前面，夹着尾巴溜走了。

钢工总的战士是不可侮的，他们是铁铮铮的英雄汉，他们是江城的骄傲。他们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坚持着战斗！汉轧的战斗队员们正在红水院和钢二司的革命小将们一起紧张地战斗着，他们派出“动态组”，四处了解情况，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把得到的消息立即上报中央；电信局的战斗队员们，在严密的监视下，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坚持着战斗，他们保证了线路畅通，一刻也没有中断党中央和造反派之间的紧密联系。……

所有的钢工总战斗队员在战斗，所有造反派的战士在战斗，整个江城在战斗！

在艰苦的、紧张的战斗中，一个胜利的消息传来了：“钢工总革命闯将朱鸿霞、胡厚民昨晚释放了！”这消息一传出去，“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立即响彻大街小巷，传遍武汉三镇。在陈再道之流的猖狂反扑中，在暴徒们横行的时刻，传出这样重大的胜利消息，多么振奋人心啊！胜利是从斗争中得来的，胜利是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等的支持分不开的！胜利的消息鼓舞着广大造反派战士，大家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共同投入了营救王力同志、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战斗中。

一时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造反派各种各样的轻骑队；有的把扩音器装在三轮车上，他们机智灵活，神出鬼没，深入到“敌占区”进行宣传，他们源源不断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送到广大群众中；有的带上录音机到“百万雄师”最集中的地方，把录音机装在群众屋里，把话筒隐蔽在窗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敌人的种种反革命叫嚣统统记录下来，还有中学红联的红小兵，拿着笔记本，戴上“三字兵”袖章，在街上抄录陈再道之流伪造的“中央来电”，新水运的革命小将，带着照相机，一次又一次把暴徒们行凶的场面拍摄下来……所有这一切就是陈贼之流罪恶的铁证，也就是套在那一小撮混蛋脖子上的绞索！

陈再道之流的倒行逆施，“百万雄师”的横行霸道，把整个江城革命人民激怒了！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给家里招来横祸，大胆地把革命小将掩护在自己家里；八、九岁的孩子，躲在人丛里向暴徒们掷石头，为英雄的父兄们呐喊助威！

整个江城的革命人民都在战斗！江城怒吼了！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你们听着：你们的滔天罪行是有目共睹的，巍峨的大洪山在监视着你们，你们的罪重如山，一点也推不脱、赖不掉；奔腾的长江在监视着你们，你们的孽深如海，倾江汉之水，也休想洗掉一分一毫！千千万万的革命人民在监视着你们，欠债总是要还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就要淹没你们这一小撮败类！

在江城人民英勇奋战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汉三军也在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进行着出色的战斗。

英勇的 8199 部队、171 部队，以及军区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们，在张昭剑等同志的率领下，一直坚守在营救王力同志的第一线。他们在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武汉空军部队，在刘丰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作好了一切战斗部署，紧握钢枪，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给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控制武汉局势、营救中央代表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这紧张的时刻，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全体指战员，及时的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 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 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

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

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这个声明，代表了驻汉部队广大指战员钢铁般的意志，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叛逆分子的威风。

无限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党中央的陆海空三军广大指战员行动起来了，千千万万革命群众行动起来了，大家共同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誓以生命和鲜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就在这时候，谢富治副总理在紧张地安排整个战斗部署当中，委托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井冈山同志，分别给一些造反派组织打来了电话，嘱咐大家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有妥善安排的。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最了解革命造反派的思想感情，他们和造反派心连心，在这样紧张的时刻，仍然在时刻关心着我们。广大造反派最听党的话，在接到谢副总理的电话之后，大家都积极进行着准备工作，枕戈以待，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马上全线出击，致敌以死命!

在江城革命人民紧急动员、愤怒声讨陈再道之流滔天罪行的浪潮中，以谢副总理为首的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无比英勇的战斗姿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年过五十的谢副总理，十九日紧张地工作了一整天，昨夜又被暴徒们围攻了一夜，直到现在还没有休息。王力同志被绑架之后，又被暴徒们围攻了一阵。刚一脱身，他就提出要到军区去看王力同志。当时有人劝他暂时不要去，谢副总理果断地说：“一定要去!”负责保卫的同志们只好陪他去了。

警卫人员坐在第一辆车上，谢副总理和北航的几位革命小将坐在第二辆车上，向军区大院疾驰。快到洪山宾馆的交叉路口时，车子不能前进了，因为这里正停着许多“百万雄师”的车辆。

前面警卫人员的车子只好停下了。谢副总理一心想要马上见到王力同志，一心想要亲眼看一看现场情况，那里管得这么多，马上他向司机命令道：“冲过去！”司机同志加足了马力，灵巧地转动着方向盘，鸣地一声冲到最前面去了。在刀枪林立的暴徒群中，身经百战的谢副总理，如入无人之境。他沉着地观察着周围的形势变化，思考着更有力的对策。

后来当他们路过一辆消防车时，突然一个暴徒高声叫道，“这是谢富治，抓住他！”转眼间，手持大刀长矛的暴徒蜂拥而至，有的坏蛋竟端起长矛向车上刺来！幸亏司机同志机警，迅速地调转头，从重重包围中冲了出去。谢副总理回到住所之后，立即和其它中央首长研究了战斗部署。也就是这时，委托井冈山同志打电话给各造反派组织的。

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被绑架到 8201 以后，也受到了围攻、谩骂和殴打。有两个牛、蔡之流的爪牙，对张根成同志进行了非法审讯，他们满口胡言乱语，提出了许多荒唐愚蠢的问题，都被张根成同志严词驳回了，后来他们甚至胡说什么“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你们中央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要夺军权！”等等。这些话荒谬绝伦，反动已极！他们口口声声是“你们中央”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已经背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彻底暴露了他们这伙叛逆者的丑恶嘴脸。

面对着这些无耻的暴徒，张根成同志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他一面驳斥了暴徒们的种种谬论，一面以进攻的姿态指令蔡炳臣把北航的几位革命小将找到，否则后果自负。蔡炳臣迫不得已，就问小将们坐在哪辆车上，张根成同志告诉了他，他很快就打电话问了。从他打电话的情况看，当时出动了多少车、是哪个单位的，他都清清楚楚。只是小将们的下落不明了。

后来，张根成同志要求到王力同志那里去，蔡炳臣故意刁难，把张根成同志软禁起来。张根成同志又要求用电话和王力同志联系，蔡炳臣推脱不过，只好挂了电话，正好打在王力同志被困的小值班室里。按电话的是保卫科长王振英同志，他告诉张根成同志，说王力同志身体还好，并

转达了王力同志的意见，叫张根成同志不要去。这样张根成同志一直在 8201 软禁着，直到下午三点钟，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直接给蔡炳臣下了命令，他们才不敢不把张根成同志送回住所。

北航红旗的革命小将胡惠娟、尹聚平虽然暂时脱离了战斗的集体，离开了亲爱的中央首长，再加上人生地疏，处境十分困难，但是她们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现在她们正遵循着伟大领袖的教导，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只身进行战斗。

尹聚平同志，在军区门口换车的时候，趁暴徒们不注意逃脱了虎口。当时她并没有离开，一直挤在人丛中，拼命地想要挤进军区大院，找一找王力同志，但是怎么也挤不进去。正在这时，一个小孩跑来告诉她：“你不是被抓来的吗？快走，那边有人跟上来！”尹聚平看看挤不进去，转念一想，不如先去找造反派想想办法。于是她在那个孩子的帮助下，到了一个老婆婆家里，换了衣服，然后摸到了红水院。因为她曾跟随谢副总理到水院去过，这里是重要的“红色根据地”之一，钢二司的战友在这里，还有钢工总、钢九。一三等许多造反派的战友集中在这里。到了红水院之后，一见到钢二司的战友们，就象见了亲人一般，她没有休息，立即就和二司的战友们一起，想办法营救王力同志。在战友们的热情帮助下，她顺利地跟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和北航红旗总部联系上了，及时把武汉发生的事，汇报到了首都北京。就在这天晚上，同时被抓走的胡惠娟同志也找到这里来了。两人在红水院相会了。

原来胡惠娟被抓走后，是张根成同志顺便托空军的同志把她转移走的。当时她怎么也不肯走，说“死也死在一起，现在王力同志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我不能走！”当时情况紧急，空军的同志硬把她拉上了车，转移到了机场。下车后，她心里十分焦急，也无心休息，就自己跑出去了。开始她打算去闯“百万雄师”总部，想看看王力同志是否被弄到这里来了。但再一想，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于是也就决定先到红水院去。她步行了几十里路，很晚才到达水院。两人相会以后，当

晚在钢二司战友们的护送下，她们回到了住所，回到了谢副总理和战友们的身边，当夜大家都没有休息，立即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还有《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派往武汉的记者杨立功、高天堂等四位同志，也英勇地投入了这场激烈的战斗，他们在武汉工作期间，一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并面对面地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过斗争。为此陈、钟之流早已怀恨在心。今天在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暴乱中，我们的记者同志们自然也受到了冲击。暴徒们把高天堂、都元恒、杨立功三位同志推到门外，拳打脚踢，还要他们站在凳子上“示众”，并胡说要他们交出什么“黑材料”。记者同志们不畏强暴，向他们严正指出：“《红旗》是党中央的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报纸，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记者有责任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没有什么‘黑材料’，你们这样干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暴徒们无理可讲，只好使出最卑鄙下流的手段，抢走了记者同志们的收音机、手表和旅费，还要抢夺收集来的材料，但是记者同志们，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机智地将重要材料处理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帮暴徒可以掠夺我们的财物，但是却夺不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夺不走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一颗红心！

二十日下午，在武汉地区革命派与一小撮反革命暴徒展开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一次来到了武汉，他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对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来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全局在胸，指挥若定，他不顾征途的劳累，当晚就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驻汉的陆海空三军广大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了，千千万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群众紧急动员起来了，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为那一小撮叛逆分子布下了天罗地网，让他们跳吧，叫吧！他们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敬爱的周总理，在作整个战斗部署当中，十分关心王力同志的安全，他一下飞机就问过：“王力同志现在怎么样了？”前往迎接的负责同志把王力同志现在还没下落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立刻下达了命令，“一定要尽快把王力同志找到！”

“一定要尽快把王力同志找到!”这是革命造反派广大战士的心愿,是广大革命群众的心愿,也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指战员的心愿。但是,王力同志现在究竟在那里呢?

夜上洪山

下午三点多钟,两辆小车从军区大院方向疾驶过来。好象是往××××那边开去,可是在省委礼堂旁边没有向左拐,而突然来了个右转弯,穿过科学院,飞速向洪山脚下开去。车子很快就在8199部队的六号楼院内停了下来。

王力同志在忠于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救护下,离开了虎口。

8199部队的师首长和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同志没有感到万事大吉。他们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于是马上坐下来分析周围的形势。

形势是严重的。8199部队像一个红色小岛处在8201和“百万雄师”的包围之中。它的南面是一座横亘的洪山。山那边全是“百万雄师”的天下。它的东面有8201部队两个排。它的西北面有座铁路大楼,极端反动的“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西部,隔着一条马路就是8201的一幢正在修建的大楼,平顶上有哨兵游动,居高临下,对8199部队院内的车辆来往看的一清二楚。实际上,8199部队处在8201的监视之下。在营区内部,还住着工程兵部的××连,汽车排,这些部队受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蒙蔽,眼前还有些同志思想没有拐过弯来。根据上述情况,8199部队首长和王科长等同志认为,必须严密注视周围事态的发展,随时准备转移。他们观察了六号楼周围的地形,看好了一条从后门转移的路线。

王力同志已经劳累万分,咸涩的汗水流在满身的伤痕里,十分疼痛。王力同志现在的血压很高,低压超过130,头晕眼花。从昨天晚上11点到现在,粒米未进。炊事班赶快送来一点包子。但是王力同志实在吃不下去,勉强吃了一个就停了下来。大家都为王力同志的健康着急,马上请王力同志休息。

8199 部队的张绪师长和其它同志正在焦急地等待张政委、赵副师长回来研究下一步护送首长的办法。

张政委现在在哪里？

张政委和赵副师长还在军区四号楼，正遭到暴徒们的围攻。张政委为了安全掩护王力同志离开虎口，他置自己安危于不顾，果断地决定留在军区大院，以免 8201 和“百万雄师”的人怀疑。当暴徒们发现王力同志走后，就上楼来围攻张政委了。

暴徒们逼着张政委交出王力同志，他们还扬言，若不交出王力，就要把张政委抓走。这时警卫员小罗急了，想个计策让张政委脱身，便对张政委说道：“政委，楼上有你的电话，你去接一下。”张政委上楼去了。可是暴徒们很狡猾，一步也不离张政委。小罗急得没有法，怕暴徒们看出破绽会变本加厉地和政委纠缠。他急中生智，急急忙忙跑向电话机处又跑回来说：“政委，你的电话，赵副师长代接了。”这才把这个小风波平息过去。

暴徒们开始提问题了。他们要张政委“坦白”8199 部队被“二癞子、黑工总”打死了多少人。很显然他们是为了制造反动舆论，为他们踏平“工总”和“三新”二司”找借口。张政委看穿了他们的罪恶用心，便说：“我是 8199 部队的政委嘛！我对我们的部队最清楚，我们部队从进驻武汉市以来，一个人也没有死过。”暴徒们达不到目的，就恼羞成怒，围攻啊、拉扯呀、谩骂呀，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荒诞无稽的说张政委“没有阶级感情”等等。

哄闹一阵之后，转了话题。他们指着张政委的鼻子说：“刚才你说让王力休息一下，六点钟就来谈判，怎么现在还没有来？你要交出王力来！”他们还说：“今天晚上要在新华路体育场开十六万人的斗争大会，如果你不交，我们就要带着你去找王力！”

张政委始终是那样从容不迫，稳如泰山，慢慢地跟暴徒们“泡蘑菇”。为了使张政委脱离险境，赵副师长出出进进，再三地喊话说：“大家饿了一天了，军区已准备好了饭菜，请大家去吃饭，有问题，吃了饭再谈嘛！”并且派人带他们去吃饭。那些暴徒确实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听说

吃饭，这群乌合之众就开始回转身去。张政委、汪参谋、警卫员小罗三人立即尾随他们从侧门挤了出来，朝军区大院外面挤去。出门一看，好家伙！黑压压一片，约有二万多人，团团包围，水泄不通。张政委他们只好走小路，在人缝里穿来插去，七点钟才到达 8199 部队。

张政委一到师部，立即意识到，这儿被人发现了。8199 师部的前后以及外面各个通路、要道都不能通过，营房周围已经完全被武装封锁，所有的门都有人站了岗。王力同志住的六号楼门口也被他们派了两个人监视起来了。

情况紧张，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王力同志有第二次被绑架的危险！怎么办？军区某负责人刚去×××向谢副总理汇报还没有回来，新的指示还没有得到，怎么办？外面已经武装封锁能不能用武装突围？不能，那样做，王力同志就更不安全，更不利于争取受蒙蔽的群众，会被阶级敌人钻空子。怎么办？怎么办？

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迟疑。无限忠于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张昭剑等同志，当机立断：乘暴徒们阵脚未稳，还没有弄清王力同志到底住在那幢楼，以夜幕为掩护，立即把王力同志转移出去。

门口两个 8201 的哨兵怎么对付？三个干部立即出去把他们顶回去，直截了当对他们讲：“这儿是 8199 部队，未经允许不能来这里。”硬把这两个人赶走了。在这同时，张昭剑政委、王振英科长，冲到楼上，带着王力同志就走。

刚刚走出六号楼，几十名暴徒从马路那边过来了。万分火急！拿出什么办法来化险为夷？张绪师长立即迎上前去和暴徒拉扯；张政委临时决定：顺着马路向右一转，跃上一个土坡，借着夜色，爬上了山头。真是险哪！要是迟疑一分钟，王力同志就出不来了！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暴徒们用 30 辆大卡车冲进了 8199 师部和营区，逼着 8199 部队机关的同志交出王力。8199 部队师首长义正词严的驳斥了他们，说他们完全是“无中生有”，并指

出冲击军事机关，是违反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如果影响了战备，要暴徒们负完全责任。暴徒们心中没有底，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王力同志在这里。听 8199 部队口气很硬，只得灰溜溜的走了。

王力同志在张政委和王科长的护卫下，向山上走去。洪山虽然不高，可是山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灌木林，半人深的野草、荆棘夹杂其中，没有一点隙缝。王力同志的脚被暴徒踩伤，行动很困难。王科长平时身体不错，可是二、三十个小时的连续作战也疲乏不堪。张政委的身体底子本来就差，奔波了几十小时，加上粒米未进，已经感到腿软眼花了。一步一疼痛，一步一嘘吁，脑子轰轰作响，眼里金花乱飞。

然而，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忠诚，就是一股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动力，就是威力最大的原子能。革命精神的马达开动起来，什么疲乏、饥饿、疾病统统被扫荡殆尽了。

张政委在前面开路，王科长扶着王力同志，两条腿不行了，就用手爬。为了不暴露目标，张政委脱下了白色的汗衫光着背脊，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树枝和野草像小刀一样在他们身上划下了多少条纵横交错的血印。

但是，他们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地说：“又上山打游击了。”这几个老游击战士的话，意味深长，它包含着必胜的坚定信念。

突围

王力同志、张政委等已在山上的丛林中穿行了六个多小时了。

山头很小。××地方还有 8201 的岗哨，过不去。张政委想：“光在这山头上转，不是办法，得想办法突围出去。”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突围到小洪山那边去，经武大直奔空司或新华工。他们向着那个方向移动。可是快到了小洪山时，看到山下马路上车子跑来跑去，车灯把路面照得

通亮。各个交通要道口都有“百万雄师”卡住，封锁了一切水陆交通。看来这个方案行不通。他们又坐下来。

这时已经深夜一时了。街上“百万雄师”的高音喇叭，还在疯狂地叫喊。他们正在广播极端反动的所谓“8201部队全体指战员”的“特急呼吁”。这个呼吁一共有三点。第一点说什么他们也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把中央首长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指示和三钢、三新、三联反对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颠倒黑白地说成是“反革命逆流”。第二点说，8201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就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第三点说，“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完完全全错了。”

王力同志听了以后说：“这个所谓特急呼吁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指8201)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

王力同志这几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陈、钟、牛、蔡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罪恶实质，利用这个“呼吁”把广大干部、战士推上更加罪恶的道路！

王力同志的这几句话尖锐地指出，8201的这种行为是公开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的叛逆行为。谢副总理在7月19日的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中央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8201公然在陈、钟、牛、蔡的操纵下，高唱反调。这是第二次张国焘事件啊！

快四点了。周总理在×××机场等待着王力同志的消息。可是军区某负责同志找了三次还没有联系上。周总理一昼夜没有合眼，还在灯下分析着形势，制定出新的方案。

张政委也焦急万分，他想，无论如何得把王力同志这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无论如何要和中央首长联系上，取得他们的指示。他们征得王力同志同意后决定突围出去，通过科学院到钢二司的红色根据地“红水院”去。

张政委拐着腿在前边开路，顺着一条小路下来。可是走出不到 50 米远的地方，迷入了一个围着铁丝网的院子内，出不去了。他们不得不转头返回来。在回转来的路上，突然碰到了 8201 的哨兵，情况又开始紧张起来。哨兵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王科长搞了多年的保卫工作，对付这种局面是有经验的。马上回答说：“我们是 151 部队的。”（他们在山上早就商量好了，如果碰着人问，就说我们是 151 部队的，不说 8199 部队的，以免引起对方狐疑。）王科长这么一答，哨兵就没有再问，他们乘天黑看不清人影，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突围不成，只好返回山上。这时，天已拂晓。情况不明，不敢再盲目行动了。因为他们一个个衣衫又破又脏，而且王力同志和张政委都受了伤，容易被人怀疑。为了对中央首长负责，临时决定就在山腰的密草丛中躺下来。

光躺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呀！天亮之后，张政委、王科长和王力同志商量，是不是先派人出去和部队及中央首长联系。王科长说：“我出去，我的身体比你们好一些。我到军区联系设法调部队。”张政委说：“我出去，你留在这儿保护王力同志。你到军区太远，再则那儿情况不明，找谁？对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别存幻想了！我们 8199 部队就在下边。我下去找到他们，摸清情况，然后再来接王力同志。”王科长说：“张政委，那你的身体——”张政委笑了一下说：“我不要紧。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头等大事。”

张政委在临走之前约定两件事，他说：“一、如果天黑以后，我还不能上山，那就说明我出了问题了，你们另想办法转移，不过，晚饭前不要动。二、如果一切比较顺利，我能回来接你们时，就以击掌四下，为联络信号。”

现在的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钟，张政委迎着火红的骄阳走下山来。

不愧是邱少云同志的战友

张政委迈着艰难的步履往下走去。他边走边想，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8199 部队是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张政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这个部队里。在著名的山西上党战役里，这个光荣部队打得很漂亮，建立了卓越的战功。解放战争中，张政委虽然渡江南下的追击战斗中，都屡建战功。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8199 部队又立了奇功，培养了邱少云这样的伟大战士。这支部队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英雄部队！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保卫毛主席的关键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之流为了实现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中央首长来了！为我们拨开了云雾，看清了航向。我们的战士一定会为保卫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线献出一切，包括鲜血和生命！

走着，想着，张政委不觉下了山坡，到了兄弟部队工程兵部的××连。连长迎接了张政委。张政委对这个连当前的思想情况不摸底。经过了解，连长等已经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正在做战士们的工作。张政委高兴极了，就对连长讲，七·二零事件是反革命暴乱，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连长表示，要坚决保卫毛主席司令部，不管有什么任务，我们一定完成！张政委要他协助把 8199 部队某团七连的干部找来。

××连长把张政委安置在比较安全的房间里，走出门来。正巧，碰上了 8199 部队某团七连的钱副连长和范指导员(七连靠近××连，到师部去一定要路过××连门口)，把他们叫进门来。

张政委一见他们就严肃地问：“你们忠于不忠于毛主席？”

钱副连长和范指导员立即回答说：“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来参军的！”

钱副连长和范指导员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张政委有什么重要任务给他们，一下子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他们那里知道张政委这句话的千斤分量啊！当前的战斗，不单单是保护某个中央首长的问题，而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

张政委接着又问他们。“你们相信不相信我?”

钱、范两同志更感到蹊跷。范指导员回答说：“当然相信政委，政委一贯是忠于毛主席的。”

张政委对他们说，“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我们一定要保!可是说来痛心，今天首长在武汉竟无立足之地。……”钱、范二位同志听了深受感动，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张政委又问：“连队的思想情况是否稳定?党、团员情况怎样?这两天有没有战士上街游行?”

钱副连长一一作了回答，部队情况很好，没有人上街。

张政委马上随钱、范两同志去到七连。在三排坐了下来。战士们一见政委满身泥汗，身上、脸上划得血痕纵横，眼窝深深陷了下去，大家带着一种惊疑的眼光注视着政委。政委含着热泪说：

“同志们，我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好战士，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司令部来到部队的。可是眼前毛主席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亲人——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遭到了暴徒们的绑架、毒打。王力同志从二十日清晨到现在连续五十多小时没有休息，打得遍体鳞伤。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人的天下?这是什么人在武汉专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一切忠于我们最高统帅的指战员们，能够对这种情景坐视不管吗?我们的同志们昨天晚上舒适地躺在蚊帐里睡觉，可是我们的亲人王力同志在山上荆棘里渡过了一夜，到现在还躺在草丛里。作为保卫毛主席司令部的战士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们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吗?”

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张昭剑同志看着毛主席像哭了!无此热爱毛主席的战士们哭了!同志们哽塞在喉头的一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却不能喊出来，因为 8201 的两个排就在离他们只有十多公尺的地方。战士们拨开笔套，咬破手指，拿着毛主席语录写决心书。他们的豪言壮语是：“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张政委决定马上把王力同志接到七连来。

可是七连就在 8201 的眼皮底下。8201 从窗子内就可以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必须做好掩护，决不能引起他们怀疑。张政委跟连里几个干部开了个紧急支委会，确定组织连队分散活动。有的打球，有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谈心，有的在菜地里拔菜，完全是一种连队正常活动的气氛，造成一种若无共事的假象。

这时有同志提出一个问题：王力同志隐蔽的那块草地周围，有许多××连的战士在工作，只要其中有一个同志的思想还没有拐过弯来，那接王力同志下山，就有可能暴露目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张政委说：“这个问题解决了。××连的连长是个好同志。刚才我在他那里和他商量了一个办法。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他打了个电话叫他们的曹政委来。曹政委已把所有人员(包括哨兵在内)召集到××地方组织学习去了”。大家听了心里才完全落实。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张政委又爬上山去。战士们看着政委一拐一拐的背影，想起政委光荣的经历来。

战士们最了解张政委。

张政委于一九三八年就参加我军 129 师 385 旅，那时候他还是个小通讯员。敌强我弱，鬼子十分嚣张。整天在鬼子鼻子底下转，生活极其艰苦。咱们的张政委，年龄虽小，觉悟很高，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打仗，因而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一九四零年时，张政委在冀南宣传队时曾荣获模范党员的称号。

1943 年，正是鬼子大扫荡的艰苦年月，党把张昭剑同志派到最困难的工作岗位上去——搞民运工作。张政委那时是指导员，突出政治，事事自己带头，做出了很出色的成绩，因而受到军分区的表扬。

同年，张政委带病坚持战斗，很好的完成任务，荣获登报表扬。

1946 年，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冀、鲁、豫特务营当营长，在一次战斗中，他英勇作战，冲在最前面，突击过河，攻克了西关，又一次受到登报表扬。

1948年挺进大别山，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颗红心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坚持斗争，又一次为人民立下了功劳，受到军分区的通报表扬。

.....张政委在枪林弹雨的前线英勇战斗，五次负伤，其中最重的一次是鬼子的三颗重机枪子弹打穿了他的三根腰椎骨。直到1957年才把一颗子弹取出来。但现在他的腰椎骨上还留下一块弹片，不敢再取。这块罪恶的弹片，把张政委的右腿神经损伤了。现在右腿萎缩得比手臂还细，走路很不方便。到了天阴下雨的时候，隐痛难忍。

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为人民立下了新功。他为了保护革命小将，一根肋骨被暴徒打断；他为了营救王力同志脱险，坚持在军区大院战斗了一天；他为了保护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用手爬上洪山，光着脊背在荆棘丛里开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两天两夜没休息，没吃东西。现在他又拖着一条萎缩的右腿上山来投入新的战斗了.....。

张政委，战士们敬爱您！

张政委又爬到山坡上，轻轻的击掌四下，王科长扶着王力同志走了出来。在战士们的掩护下比较顺利地来到七连住地。

战士们见到亲人来了，怀着无比的喜悦马上把王力同志围了起来。可是定睛一看，战士们的脸沉下来了。

王力同志的军帽没有了，军上衣的纽扣、领章被扯掉了，汗衫被撕成两半披在身上，脚上的鞋也被暴徒们弄掉了，右眉毛上边的额角上被暴徒们打得鼓起来一个大青包，左眼被打得肿了起来，四周充血发紫。混身上下被暴徒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被荆棘野草划的血道布满全身。左脚趾被万恶的暴徒踩成骨折了，又红又肿。两昼夜没有合一眼，眼球布满了血丝，几十小时没吃饭，没有喝水，嘴唇裂开了几道血口.....。

战士们是最坚强的，他们在任何严酷的考验面前从来不轻抛眼泪，可是，战士们见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王力同志被暴徒们打成这个样子，眼圈红了，热泪夺眶而出，那炯炯如火的目

光交织着对陈再道之流的满腔仇恨，对亲人的无此心痛，对自己没有尽到革命战士责任的责备……。

王力同志依然是那样和蔼可亲，他亲切地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你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战士们热泪更是簌簌地往下淌。他们多么想喊一句，“毛主席万岁”啊！可是不能喊，十多米远的8201中一小撮坏蛋在监视着他们。他们拥上前去紧紧握着王力同志的手说：“请王力同志一定代我们转达，祝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战士们有千言万语要对亲人讲，可是王力同志太累了。战士申烈炎同志马上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得干干净净，让王力同志躺下。战士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王力同志。

为了首长的安全，战士们把屋子里的全部窗子关了起来，还糊上了报纸。屋里象个蒸笼，闷热难受。五班长高志福同志马上给首长打扇子驱暑，王力同志几次谢绝，小高硬是不依。小高看到王力同志到处是伤，马上拿毛巾为王力同志擦汗，怕汗水流到伤口里折磨亲人。因为毛巾太干，手又太重，把王力同志擦痛了。小高后悔得不得了，他想：“我辜负了全连同志的希望！”正在责备自己的时候，三班长陈洪文同志递来一盆清凉的水，里面还放着一条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崭新的白毛巾。小高马上把毛巾拧得不干不湿，轻轻地为王力同志擦汗。王力同志对他说：“谢谢。”小高回答说：“这是毛主席教导我这样做的。”王力同志看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微笑着点了点头。

三班长陈洪文同志向张政委、王科长打听，知道王力同志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万分着急。他马上到伙房去下了一碗鸡蛋面。端起来感到太烫，他赶忙用扇子扇凉。高高兴兴地端到王力同志跟前。可是，王力同志被暴徒折磨得太厉害了，一口也吃不下去。

这下可把战士们急坏了。他们说：“这怎么能行呢?王力同志一点东西不吃怎么行呢!要是把首长身体饿坏,我们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几个人马上商量办法。一番苦思之后,到底想出来了,决定让李得胜等两个同志翻过洪山去买西瓜。战士们对小李嘱咐说:“西瓜既能解暑,又能开胃。你们无论如何得买个最大最甜的西瓜回来。”

小李等两个同志带着全连战友对亲人的深情厚谊,头顶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飞快地爬上山去。他们一口气跑步翻过山岭,来到一家水果商店门口。他们对营业员说:“同志,请帮我们挑个好瓜,是我们一个有病的同志吃的。”营业员看到战士急切的表情,理解了他们的心意,于是挑了一个最好的瓜。他们俩又飞快地跑回来,一路上两人争着抱瓜,表达自己对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的热爱。回到营房时,两人一遍又一遍的把瓜洗净,专门把瓜籽去了,把瓜瓢取出来,放在新茶缸里,连同汤匙一起,从窗口送了进去。当班长告诉他们,“王力同志吃了西瓜”。他们一个个都深情地笑了。

小李真是幸运。班长又把给王力同志钉帽徽、领章、衣扣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同志们全力支持他。他拿来了一顶新帽子,找来了全连最好最新的领章和一个帽徽。他激动地把帽徽端端正正地缝在军帽上,把鲜红的领章缝在衣领上。他又找来了崭新的扭扣。用什么线钉呢?军工厂用的是黄线。“不!这次要用红线!”战友们对他说。小李心灵手巧,他用一根红线钉完四个扣子,表达我们的战士的红心永向毛主席,表达我们解放军战士的红心永远与毛主席党中央连在一起。

王力同志还没有鞋,战士们把发给自己的新布鞋拿来挑选。王力同志的脚肿了,不能选得太小。经过多次挑选,同志们才满意地找到一双。战友们,你们看过报纸上登的王力同志光荣回京下飞机时的照片吗?王力同志穿的是布鞋,这双布鞋就是8199部队某团七连战士选出来的!

王力同志房子里出来一个战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王力同志睡着了。”顿时战士们的脸上浮起了甜滋滋的笑容。

8199 部队的战士不愧是丘少云同志的战友，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对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有海一样深、火一样热的感情……

张政委、王科长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和 8199 其它师首长一起绞着脑汁，下一步怎么办？怎么把王力同志安全地送到毛主席身边去？

果断的措施

周总理一夜未眠，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武汉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别看“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家伙还在疯狂的表演，他们马上就要土崩瓦解，彻底垮台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周总理还不知道王力的下落。

周总理一夜曾派军区某负责人去找三次，都没有结果。二十一日早晨，总理决定派刘丰同志出去找王力同志。

刘丰同志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现任武汉军区政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粉碎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关键时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新功。

陈再道自元月介入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之后，勾结王任重，疯狂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武汉军区内有些干部受蒙蔽，跟着陈再道跑了。可是刘丰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看穿了陈再道所推行的刘邓路线，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进行斗争。刘丰同志坚决支持三钢、三新、三联。他曾经给空军党委写过报告、发过电报，尖锐的指出陈再道之流所犯的错误。在工总翻案问题上与钟汉华有过两次面对面的斗争。刘丰同志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七月十三日晚，得悉周总理要来，刘丰同志、肖前同志去机场迎接。第二天早晨才接到。刘丰同志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了武汉地区的情况，总理对武汉空军对刘丰同志非常信任，一下飞机就

到空军司令部去了。到空司之后，叫刘丰同志打电话把陈再道找去，再次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可是陈再道态度很不好。因此，中央首长到××后，马上把刘丰同志调到××去工作了。

××是 8201 守卫的，电话总机也被他们控制了，电话打不出去。十九日晚，中央首长发现陈再道有搞暴乱的苗头，马上委托刘丰同志采取措施。空军××部队从×地星夜赶来武汉。空军××部队在××待命，空军××部队控制了龟蛇二山。七月二十日，8201 冲击机场后，空军调动部队，立即控制了机场……刘丰同志在保卫中央首长安全，控制武汉局势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现在刘丰同志又去完成新的任务了。他带了王惠民、叶锡洪两同志同车出去。因为时间紧迫，刘丰同志对王、叶两同志作了简单的动员就上车了。

他们在车上分析，王力同志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三个可能：一、可能在 8199 部队；二、可能在 8201；三、可能在“百万雄师”。他们确定先到 8199 部队去。如果不在就去闯 8201 和“百万雄师”。

车子一出去就遭到“百万雄师”车队的拦截。“百万雄师”的暴徒用长矛横在车前凶狠地问：“你们是哪里的？”

刘丰同志从容地回答，“空军司令部的。”

问：“干什么？”

答：“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

“这是军事机密。”

“百万雄师”的暴徒看捞不到什么，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这一关闯过去了。车子开到了新湖大门口，这时，“百万雄师”正在集结包围新湖大，车子通不过去。王惠民、叶锡洪两同志看到如此情景，愤怒地说：“‘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你们横行不了几时了!”他们向刘丰同志坚决表示：“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愿上刀山，下火海，救不出王力同志誓不回来!”

他们三人都不知道 8199 部队的确切地址，只好开着车子到处寻找，可是毫无结果。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刘丰同志想，中央首长在等着消息，王力同志现在的安危情况怎样?不能再拖，得马上采取措施。他确定冒险去军区查问。

车子飞快地奔向军区。军区门口依然是“百万雄师”的人来人往，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现在由于陈再道之流搞反革命暴乱，军区大院内混乱异常，因此，除了碰到凶神恶煞的“百万雄师”之外，什么也没有找着。

“怎么办?”王、叶两同志有些着急了，刘丰同志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优秀指挥员，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象毛主席所教导的，有“热烈而镇定的情绪。”他看着通往省委礼堂去的道路，冷静地回忆着。突然一个线索闪过脑海。他好象听人说过，8199 部队在洪山一带。所以马上对司机说。“开往洪山!”

几经曲折来到洪山脚下，穿过一条土路，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门口停了车，一问，就是 8199 部队。

刘丰同志由师政治部主任带向师部。张师长，解参谋长含着热泪向刘丰同志表态，要坚决与陈再道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刘丰同志对他们说：“周总理派我来找王力同志，王力同志在不在你们这里?”张师长激动地说。“王力同志在我们这里，我们正在盼着中央首长的指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二下可盼来了。”张师长向刘丰同志汇报了昨天营救王力同志的经过之后，马上就把刘丰同志带到了七连。

时间已经是下午 2 点多了。刘丰同志带着周总理的指示，终于和王力同志见面了!刘丰同志紧握着王力同志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为了不使总理着急，刘丰同志决定马上向总理汇报。但电话不能用，因为总机还控制在陈再道之流的手里，只能派王惠民同志坐车回去。

王惠民同志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武汉军区空军政委肖前同志也在那里。中央首长亲自研究了转移方案，确定：由肖前政委回空军部队，组织两连兵力接应，8199派一个连护送王力同志至汉口机场。行动时间是天黑之后，还约定了暗号。肖前同志也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了。他向值班人员要了两个馒头又接受任务赶回空司。

王惠民同志带着中央首长的指示，回到8199部队向王力同志和刘丰同志汇报，他还把刚才回来在外面所见所闻的情况作了汇报。“百万雄师”和8201仍在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游行。中南路口至长江大桥车队不断，道路封锁，根本通不过去。王惠民和叶锡洪同志还说，车子已经进出三次，七连可能已经暴露了。离七连不远的地方有不少戴“百万雄师”袖章的人走来走去。情况很紧张，又到了当机立断的关键时刻了。

刘丰同志和大家一起分析了情况，认为必须立即转移。现在来不及请示报告总理，根据具体情况，要机断专行。事不宜迟，要不，王力同志又有遇险的可能。

大家同意刘丰同志提出的意见，马上就分头行动起来。张师长和王科长调来了两辆卡车，一辆小车，把小车藏在七连的葵花地里。张政委又一次向七连战士作了护送王力同志的动员。全连同志斗志昂扬，一致表示：“只要还剩一个人，只要还剩一口气，也要把王力同志护送到目的地。”有的同志咬破手指写下十个大字：“誓死保卫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为保卫王力同志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有几个同志还写了遗书。全连同志共同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决心书，请王力同志转呈毛主席。王力同志紧握着战士们的手说：“一定到北京转呈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车子向东开还是向西开？向西开，路是熟悉，但是那儿情况很复杂。向东开，情况好一些，但司机不熟悉路。刘丰同志马上派王惠民同志出去探路。王很快回来汇报说：“从洪山经科学院，武大往西开可以走，路上没有什么情况。”

下午三点多钟，刘丰同志、王惠民同志、叶锡洪同志陪同王力同志坐上小车。为了安全起见，刘丰同志把自己的墨镜交给王力同志，要他戴起来。然后刘丰同志向七连要了两把大芭蕉扇，叫王惠民、叶锡洪两同志不停地扇，主要是挡住窗外的视线。

七连的同志，在张师长和解参谋长亲自率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全副武装准备出发。战士们真有智能，他们估计了敌情，并想出了一些绝妙的对付办法。例如：如果在路上碰上“百万雄师”的拦截，问战士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答：“我们是转救王力战斗兵团的。”8201和“百万雄师”的混蛋们一定会听成：“专揪王力战斗兵团”，这样做，既能通行无阻，又能表达战士们对王力同志的热爱。又如：在路上碰到8201和“百万雄师”喊“打倒王力”的反动口号时，战士们就喊“毛主席万岁！”这样做，既把“百万雄师”弄得糊里糊涂，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与“百万雄师”同流合污。

一切准备妥当后，刘丰同志就对司机小郭说：“走！”郭景元同志马上就发动车子，加大油门，以每小时四十五公里的速度从葵花地向公路上开去。车子刚刚走动，就被8201的歹徒发现了。大声喊：“王力跑了！抓住他！”刘丰同志叫小郭快开。小郭正要加速，一看，不好！公路上有一辆大卡车横躺着，这是坏蛋们故意挡车的！小郭非常机灵，平时又苦练出一手开车的硬功夫，刷地一声从旁边的地里冲过去了，两个急转弯上了公路，走了不多远，又有百十个家伙在乱喊乱叫，妄图挡车。小郭紧握方向盘，加大油门，以极高的速度冲了过去。几个怕死的小丑躲开了。车子来了个急转弯，驶上了去科学院的公路。

三辆车子高速通过科学院、武大，来到街道口。这时前面有“百万雄师”的车队在活动，两辆大车正在减速，刘丰同志马上叫小郭把车子开到两辆大卡车之间，绕过第二辆卡车朝相反的方向飞快地驶去，这样就把“百万雄师”的注意力集中到两辆大车上了。大车按照战士们预先安排好的应付办法，穿过大桥到汉口机场。小车就象出膛的炮弹，奔向空司。小郭一看速度表，指针已指到每小时八十五公里的地方！十几华里的路程，五分钟就到了。

无限忠于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武汉空军指战员从英雄的兄弟部队 8199 部队接来了亲人王力同志。他们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把王力同志安全地送到毛主席身边。

胜利会见

刘丰同志把王力同志接到空军司令部后，马上去×××向周总理、谢副总理汇报。中央首长和北航小将听说王力同志被空军接出来了，非常高兴。周总理还特别表扬了 8199 部队司机郭景元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对下一步行动方案作了重要的指示。他决定在今晚，到空军××机场去看王力同志。去的方法是两个车队分别前往，护送王力同志的车队由刘丰同志去带领，护送周总理、谢副总理的车队由空军的某处科长王根富同志负责。出发时间由周总理临时决定。

晚上十二点半，刘丰同志回到空军司令部，马上就组织部队和车辆，准备出发。

护送王力同志的车队由四辆车组成。一号车由空军某部作战科长杨国光去带领，负责在前面开路；刘丰同志陪同王力同志坐二号线；三、四号车由空军某部三分队的战士乘坐，担任后卫。

当时研究，肯前政委在空司坐阵指挥。车队用电台与肖前同志随时联系。为了预防万一，请王力同志换上了空军的蓝裤子。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就请示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护送王力同志的车队马上出发。

二十二日一点，车队从空司出发，向关山方向挺进。

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安全，确定走小路。不认识路怎么办？杨国光同志拿着军用地图，按地标前进。

夜那么黑，车那么快。三分队的战士们一遍又一遍的背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把警惕性提得高高的。一辆车，一个人，一座房，都跑不过战士的眼睛。

车队飞速前进，穿过关山。关山那里有个红色根据地——新华工。“百万雄师”几个月来一直把这块地方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之后，“百万雄师”下决心要吞掉它，所以把队伍集结到附近的工厂里去了，到处岗哨林立。车队一过去就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百万雄师”关山分站，马上打电话来空司支左办公室查问：“你们出来四辆车是干什么的？”空司支左办公室故意含糊其词的回答说：“不知道，我们查一查。”

过了几分钟“百万雄师”关山分站又打来电话，他们企图用讹诈的口气说：“你们四辆车被我们拦下来了，到底干什么的？”空司肖前同志每时每刻都在和车队保持联系，知道车队在正常前进，因此，根本没有理他们那个茬。

第三次，他们又来了一个威胁性电话说：“你们说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要派车队去追？”……暴徒们在短短的时间里来了六次电话。

虽然肖前同志知道车队早已远远的离开了关山，暴徒们已经无能为力；可是他们还可能打电话给前面的“百万雄师”进行拦截。因此肖前同志一方面和他们软拖，模棱两可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另一方面，把情况通知车队，要他们提高警惕。

杨国光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更是两眼瞪得大大的注视着前面的一切动静。

车子通过一个工厂的门口。杨国光同志看到有两个 8201 的哨兵和四个“百万雄师”在那里站岗。当他们发现有车来时，马上到值班房拨电话。情况紧张起来。杨国光同志叫司机以最大的速度冲过去，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杨国光同志想，只要第一辆车冲过去了。那王力同志的二号车就能冲过去。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三、四号车就可以在后面拦阻了。

这一冲把那些人搞得蒙里蒙瞪，没有来得及判断，车就过去了。那个打电话的家伙马上给空司和××机场挂电话查问。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车队以 50 公里的时速照常前进。很快来到××镇，武装部察觉了。这些人也成了“百万雄师”的耳目。他们的政委和秘书两次打电话给××机场：“你们来了四辆车是干什么的？”机场的同志机智地回答说：“是劳动回来的，在司令部卸了东西，走小路来的。”他们才罢休。

车队颠簸了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了远离武汉的××机场。陈再道之流和“百万雄师”的坏头头绑架王力同志的罪恶阴谋被彻底粉碎了！紧张战斗了几昼夜的刘丰同志和空军某部三分队的战士们都舒展地笑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战士们把王力同志扶上了招待所二楼。

刘丰同志没有休息，正在等待着护送总理和谢副总理的另一车队。他们又登上汽车回头去迎接首长。

护送总理的车队由六辆车组成。担任护送任务的是 7212 部队特功八连和另一个连。八连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坑道荣获过特等功。今天他们又担任了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全体同志一致表示，要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的部队在林副统帅亲自领导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部队。平时培养了“三八作风”，战时随时都能开得动，联得上。八连从接受任务，进行动员到整装出发，只用了十几分钟。

××××的守卫还是 8201 部队，还不能调防。为了避免意外，特功八连等一到住地，中央首长就上车出发，来了个突击行动。

车队走不多远，就停下来了。“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蛋在路上设置了障碍，有几十根铁管子横躺在路上。护送的部队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想，车子绝对不能在这儿久停，必须立即排除障碍。连长一声舍下，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样，动作又猛又捷。扛上铁管子就跑。到底是特功八连，一、两分钟就把水管搬开了。车队又继续前进。

大约在三点半左右，护送总理的车队进到了××机场。总理一下车就问：“王力同志在那里？王力同志在那里？”同志们马上把总理引上楼去，总理大步走到床前，紧紧拥抱王力同志，总理激动的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年过七旬的老首长，从二十日下午三时来武汉，直到现在——二十二日凌晨三点，没有合一眼，一直紧张地亲自指挥着营救王力同志，粉碎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战斗。现在终于和王力同志见面了！这是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场的同志，没有一个不激动。北航红旗的小将们对中央文革的同志有着特别深厚的成情，他们都围上去了。喜悦的泪花儿滴在几双紧握的手上。

亲人来了，机场沸腾了！张师长、李政委早来了！飞行员抱着西瓜跑来了！炊事员送饭来了！医生、护士为王力同志治伤来了！招待所的同志打水来了！为了让首长休息一下，没有把亲人来的消息告诉全体同志，不然全来啦！

我们的首长真是为人民废寝忘食啊！王力同志伤那么重，可是当医生、护士为他包扎伤口时，他却先要医生、护士检查北航几个革命小将的身体和伤情。同志们三次催周总理休息，总理没有休息，却又走出去接见了护送首长的空军某部三分队，7212部队特功八连等四个连的战士！战士们那种高兴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他们挥动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远处的金鸡报晓了！天快亮了！

飞往毛主席身边

二十二日凌晨5时，一架专机发动了。螺旋桨划破长空，朝汉口方向飞去。

周总理、谢副总理、王力等同志又一次到汉口来。我们敬爱的中央首长为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夺取新的胜利，他们日夜操劳此我们武汉市二百多万人中任何一个人人都辛苦！那工作精力

永远用之不竭。伤痛、疲乏交加的王力同志，在飞机上也不休息，向总理汇报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赞扬武汉地区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赞扬武汉地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

飞机落地之后，周总理又马上召集军区、空军和 8199 部队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红水院，红武测、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等院校，保护革命小将。同时还决定陆续派空军部队进驻武钢等厂矿的革命造反派总部，保护革命造反派。陈再道之流和“百万雄师”、8201 中一小撮坏蛋预谋的血洗武汉三镇的大屠杀阴谋被粉碎了！

中央文革来了电话向周总理汇报说，北京数万人欢迎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回到毛主席身边的准备工作准备好了。总理把一切工作安排完毕之后，确定下午回京。

下午两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登上飞机。马达声震天动地，三架银白色的飞机，披着灿烂的阳光滑过跑道，腾空而起，飞向毛主席身边。

机场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武汉三军指战员含着热泪送亲人回到毛主席身边去。周总理挥手向大家告别！谢副总理等中央首长挥手向大家告别！无限深情地挥手向解放军指战员告别！向英雄的武汉三镇告别！

几个苍蝇碰壁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在七·二零反革命暴乱中作了充分的表演，恰好，把他们的反革命面貌作了充分的暴露。

前面所述，我们只是揭开了黑幕一角，看到了他们在××××、军区大院四号楼等地的表演。其实，他们的活动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就来拉开黑幕，把几个主要跳梁小丑的各种拙劣表演看一遍。

异曲同工的“传达”

前面已经说过，七月十八日、十九日，8201的蔡炳臣对干部战士作了一个所谓“传达”，其实是一个最最恶毒的煽动。

事隔一天，即七月廿日上午，反革命暴乱已经开始了，湖北省军区的某负责人，也搞了一个“传达”。他含含糊糊的斩头去尾的讲了一下七月十九日王力同志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就不满地说。“这是王力说的，也是我说的，你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说得不对，可以造反。”顿时，下面一些人的情绪象坏人在干草堆上划了一个火柴，一下子被煽动起来！

几乎就在这个“传达”的同时，在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也作了一个“传达”。这时人武部看到街上大游行，已经动荡起来了。巴方廷根本不管，默许纵容。把大家召集来之后，就宣布要传达十九日王力同志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马上有个干部跳了起来，说是要带领大家学习两条语录。一条是：“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另一条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此时此地用这两条语录，明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的，可是这个巴方廷，只是充耳不闻。又来了一次默许纵容。巴方廷和蔡炳臣一样，轻描淡写的、歪曲的“传达”完王力同志的讲话后。另加了一段按语。他恶狠狠地说：“我去开会带了许多材料，是准备

为‘百万雄师’辩护的，但他们(指中央首长)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有责任传达上级的指示，不传达是我们的事，传达后通不通是你们的问题。”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大吵大嚷起来，那抵触情绪象火上加油一样，越来越烈。

真怪!这几个所谓“传达”，不在同时、同地、不是同一个人，但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故意篡改讲话内容，都说可以造反，都恶意挑拨说中央首长不听下面的意见，都起到了煽阴风点鬼火的作用。怪哉，他们是有人统一布置了的吗?想一想，就觉得不怪了。他们本来都是陈再道的党羽爪牙，陈再道早就对中央首长的讲话恨得要死，这些喽罗，当然就统一于陈再道的口径了!

还是在七月廿日的上午，驻省委机关的军代表打电话给“省司”说了军区传达的两条消息，原话如下：

“一、今天上午十点，中央军委来电：①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对头；②满足群众要求，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造反，就抵制。

“二、谢副总理在今天上午七点廿分钟讲了四点：①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没有错；②王力讲的四点没有通过我，没有通过中央文革和总理；③‘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④‘工总’能不能翻案，由武汉军区决定。”

这又是一个“传达!”这个军区的某某传达者比蔡炳臣、巴方廷等更进了一步。他再不是羞羞答答、吞吞吐吐的造谣，而是公开伪造中央军委和谢副总理的谣言了!但是精神实质还是一个，就是要煽动群众起来，反对中央文革，反对党中央，干他们的反革命勾当!

不过，尽管他们的恶意煽动也使一些“政治上的糊涂虫”上了当，跑到街上去参加反革命游行，但是毕竟只是一时的威风。而他们的表演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现在不正是被我们抓住了吗?他们的“传达”不就成了审判他们的铁证了吗?

短命儿——“临时联合代表团”

为了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8201的牛、蔡之流和“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纠集了一个“临时联合代表团”，实际上是一个围斗王力同志的反革命火线指挥部。但是它是一个短命儿，干嚎几下就完蛋了！

七月廿日凌晨二时许，成百辆车冲进军区大院正在大闹，在这同时，“百万雄师”、8201就在军区食堂召开了一个黑会。在这个会上成立了一个所谓“临时联合代表团”。先由“百万雄师”的头头介绍了情况，并宣布：我们这里已由“百万雄师”、8201部队、红船工、公安总部、省直联司、一冶造反派联络站等组织组成一个“临时联合代表团”。接着就议定下设几个组，并密谋了两条行动方案。一条是，由联络组负责找王力“谈判”。再由中心发言组负责与王力辩论；另一条是由宣传组写一个“给毛主席的急电”。

这个“代表团”一成立，就得到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支持和关怀。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就答应给“代表团”调宣传车。军区×副参谋长更是热情备至。“代表团”要发什么“急电”。可是电信大楼被造反派控制了，怎么办呢？找到军区×副参谋长，要他签字去电信大楼找军代表发。他说，“我不能签字，要签了就成了我们发的了。不过，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到电信大楼去发。”为给“代表团”发一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急电”，劳了这位堂堂副参谋长的大驾！七月廿日上午九时左右，王力同志被“代表团”弄到军区大院四号楼围斗了，军区支左指挥部不是设法营救王力同志，而是派了两个人去找“代表团”，要求参加“旁听”！其中一个姓张的，还答应给“代表团”一台录音机。真是关怀备至了！现在，他们当时围斗王力同志的实况录音带被我们缴获了，成了审判罪犯的物证！

这个“代表团”的所属成员——“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于二十日上午给四川产业军拍了一份电报，内容是“王力在四川把产业军打成保守组织，现在又来武汉打击工农兵群众。”“王力走到那里，都说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唯他独左。”因此，提出要“和产业军一起战斗。”

他们居心十分险恶，就是要把反革命暴乱扩展到全国去。当时“红旗联委”（原来死保王任重的“大专兵”）贴了一张极端反动的标语：“把七·二零革命造反精神推广到全国去！”实际上是妄图把反革命的暴乱扩展到全国去！

这个反动的“代表团”下设的宣传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谣公司。他们为了攻击王力同志，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

蔡炳臣首先带头造谣。他对 8201 机关干部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怀龙也在一旁说：“王力是国民党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

跟随着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造谣，大街上到处贴满了反动标语和传单，如：

“打倒谢富治！打倒余立金，绞死王力！”

简直反动透顶！他们还铅印了《王力有罪、罪该万死》、《王力到底是什么货色》等通篇造谣的、极端反动的传单。

这个造谣公司，为了给“百万雄师”的黑脸上贴金纸，竟敢伪造最高指示。下面引两条：

一条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另一条是：“毛主席对‘百万雄师’批了七个字：大、好、纯，要爱护它。”

这些造谣的家伙真是罪该万死，用伪造最高指示的最卑鄙、最可耻的手段来蒙蔽群众！

可是，不管他们如何猖狂，如何毒辣，他们毕竟是愚蠢的、拙劣的。在钢铁般的革命造反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营救下，王力同志安全地转移到 8199 部队，他们绑架王力同志的罪恶阴谋破产了！那个“临时联合代表团”就成了名存实亡的一具僵尸了！

冲击军用机场

七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半左右，一百多辆车冲击×××军用机场。领头的还是 8201，后面有军事院校中的老保、还有“百万雄师”、三字兵等组织。他们竟敢公开违抗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冲击军用机场。他们的幕后指挥是谁？

三、四百名暴徒们带着武器，不顾机场门口哨兵的拦阻，强行冲了进去，直奔塔台附近。机场驻军立即出来向他们做工作，说：“这里是军用机场，冲击是错误的。你们应该马上撤出去。”他们根本不理，大叫大喊说：“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驻军同志回答说：“总理不在这里。”有个 8201 的人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话说，三点钟从北京起飞。”驻军同志听了心里一怔：“他们怎么知道总理三点起飞？怎么知道落在我们机场？总理确实已经起飞，我们已经得到预报，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这几个问题使他提高了革命警惕性，知道这次冲击有来头。于是镇静地回答说：“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接着又问 8201 的头头：“谁叫你们来的？”那个家伙回答说：“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

啊！原来是蔡炳臣指挥的！又是这个老贼！他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前来冲击机场，目的是要挟周总理！蔡炳臣知道，周总理到来之时，就是他们覆灭之日，所以他使出了这条阴险毒辣的诡计！

我们英勇机智的空军同志，立即采取了措施。一方面，马上给武汉空军司令部刘丰同志报告，由他们报告北京，然后由北京通知周总理的飞机转场降落。另一方面又出来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给群众指出：“冲击军用机场是错误的，要防止被阶级敌人利用。你们应该立即撤出去。”有个 8201 的战士觉悟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是很快遭到围攻，最后由几个人把他拉到另外一个地方看管了起来。

一些暴徒闹得更凶，连塔台上打电话都听不清了。就在这时来了一架运输机，对准跑道正向下滑，暴徒们马上涌上前去。空军的同志对他们讲：“那是训练飞机，刚才从本场起飞的，不是周总理的飞机。”暴徒们不信，硬是往飞机那里冲。

飞机最后怒吼了一阵，螺旋桨停止转动。暴徒们又蜂拥上去，可是只见几个飞行人员走下飞机，根本没有周总理。暴徒们干瞪着眼面面相觑，他们丧气地低下了头。

这时，我们的空军同志又一次展开了政治攻势，指出他们上当受骗了，冲击机场是很错误的，必须立即撤出！

下午五时，暴徒们灰溜溜的夹着尾巴跑了！被裹挟而来的受蒙蔽的群众很快退了出去，事实教训了他们，使他们中的不少人清醒过来。陈再道、蔡炳臣之流的罪恶阴谋又一次被粉碎了！

三条黑纲领

在王力同志被 8199 部队救出来的当晚，“百万雄师”慌了手脚。他们的黑后台之一、陈再道一手扶植起来的“抓委”（即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的副主任纪辉召集了一个黑会。在这个会上，纪辉为“百万雄师”拟定了一个极其恶毒的反动纲领，摘抄如下：

“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

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 20 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

三、全面夺省市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这三条黑纲领是非常毒辣的，“百万雄师”也确实按这几条办了，他们的表演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好似一条疯狗，发狂地朝悬崖绝壁的顶上跑去，到了顶端在那里越发厉声的狂吠。然而，虽然看来是到了最高的制高点了，可是也是离万丈深渊最近的地方了！

从来都是这样，反动派表演得越疯狂，就完蛋得越快！

恶狗四扑

纪辉的第一条黑纲领，就是“要揪住王力”。他们为了“千万不能放跑王力”，封锁了水陆空交通。

武昌、汉口两个火车站上，布满了“百万雄师”、康老三、三字兵的狗特务。不用说王力同志进不了站，连准备到北京去汇报情况的革命造反派也进不了站。

武汉所有的码头，都被“百万雄师”等控制，长江的水路被他们封锁了。

城市内主要公路的道口和通往各专县的公路要道口，都设有“百万雄师”的哨卡。来往车辆，都得拦截、检查，扬言“要找王力。”他们还在有些公路上设置铁管、石头等障碍。

民用航空的南湖机场，也被他们控制和封锁。

与此同时，他们好似恶狗一条，到处乱扑，妄图“揪回王力”。下面我们就看一看他们的疯狂活动吧：

7月20日晚上，“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康老三等两次冲进8199部队驻地，胁迫8199部队交出王力，并要进行搜查。

7月21日下午，为了“搜查王力”，他们又一次血洗新湖大。这次由8201打冲锋，竟然开枪射击500多发子弹。新湖大楼房的墙上弹痕累累。五、六个人(包括一个很小的女孩子)死在“百万雄师”的长矛下。二百多名革命小将被投进“百万雄师”的私设牢房，张维荣等三个负责人被投进地牢。当天新一中、二十九中、二十中遭到同样的洗劫。

与此同时，他们大规模的搜查了蛇山。

7月21日下午，8201、“百万雄师”又严密注视8199部队。他们正要进行围攻8199部队某部七连时，王力同志被空军接走了。他们暴跳如雷，用匕首威胁七连的钱副连长，并强行搜查了七连。

.....他们封锁交通呀，到处搜查呀。一切一切，都是徒劳的，都是枉费心机的！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最勇敢，最聪明。他们早已神速地把王力同志安全地送到毛主席身边了！

而那些妄图“揪王力”的暴徒们，上窜下跳地奔忙了几天几夜，连个影子也没有找到。此时此地，他们只好瞪着两只失眠充血的眼，绝望地看着下沉的夕阳.....

街道上的表演

纪辉的第二条黑纲领是“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他们妄图以此手段，给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于是“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和8201中的一小撮坏蛋，驱赶、煽动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在大街上疯狂表演起来。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百万雄师”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反革命示威游行。从早晨的五点到晚上的十点，车队一直不停的跑着。他们违抗中央刚发的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变本加厉，把武昌、孝感等县的农民弄进城来参加反革命大游行。他们让参加“百万雄师”的工人全都离开工作岗位，跑到街上游行，造成很多任务厂停工。汽车不够，陈再道之流就把军用的车辆调给他们，还把公共汽车、电车调来，造成全市性公共汽车停开。暴徒和受蒙蔽的群众在车上狂喊“打倒王力”的反动口号。喊渴了，车上装有汽水；喊饿了，去吃高级饭菜。吃完再去。车上的人，一个个手拿着无缝钢管做的长矛，有的嘴里还叼着匕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行凶杀人，真

是不可一世!据不完全统计: 20 日出动卡车 482 辆, 21 日出动卡车 900 余辆, 22 日竟达 1500 余辆!

“公检法”中的坏蛋, 也出动大批车辆和消防车。他们手里拿着长矛, 腰里别着短枪。嘴里喊着反动口号狂奔过市。尤其是那三十多辆消防车的警报器, 尖锐刺耳, 造成一种特别的恐怖气氛!

.....他们如此这般的疯狂表演, 除了引来红小鬼的石头和革命群众的唾骂之外, 什么也没有得到。纪辉妄图用游行来给中央施加压力, 真是笑话!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岂能被几个跳梁小丑干扰?党中央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 相信干部的大多数, 就在他们一小撮最疯狂的时候, 果断地报导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光荣回京的消息, 给他们当头一闷棍。于是, 他们一跌千丈!他们本来想搬块石头去给中央施加压力的, 结果砸在自己的脑门上, 颅骨开花, 脑浆四溅!

夺权的丑剧

毛主席教导我们: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 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 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 从去年六月开始, 经过半年的激战, 把王任重为首的黑省委打垮了, 元月份开始从他们手里大夺权。就在这关键时刻, 陈再道之流跳了出来, 与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用枪杆子又把权夺了过去, 成立了一个由王任重亲自提名的“抓办”(即“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四月份, 武汉革命造反派又杀了出来, 又开始了拚死的夺权之争。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势力就拚命的维持这个权。

经过这几场拉锯战，陈再道之流夺权阴谋没有能得逞。难道他们就此洗手不干了？不，他们吸取了四川、内蒙地区的反革命经验，在中央表态之前，无论如何要把“权”夺过来。因此纪辉在第三条黑纲领里，提出了“全面的夺省市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权！权！反革命分子陈再道之流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权”字！他们也顾不得到底有没有万分之一的把握，就慌慌张张上阵了。

七月廿一日上午在汉口××××工厂，即“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召开了一个“夺权”大黑会。参加这个会议的有“百万雄师”、省直联司、“市公检法”、红旗联委、三字兵等几十个保守组织。

主持会议的是“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指王力同志在军区大院同‘百万雄师’展开的面对面斗争——编者注）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百万雄师’有三、四个勤务员在一起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的权。我们分析了一下条件：①大联合有基础，工农基本群众绝大多数在我们这边；②政权机构，即公、检、法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在我们这边；③掌握枪杆子的 8201 部队和市武装部等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④大部分干部集体亮相在我们这边。把权夺下来，我们又可以主动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商量这个事情。”

尽管“百万雄师”的头头咬着牙关说几句开心的话给他们的“患难兄弟”打气，但毕竟是底气不足。会议开得像美国的“吵架俱乐部”，相互咒骂，唉声叹气，惶惶走动，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实在不像样子！尽管这些头头经常错误的估计形势，干了许多蠢事，但是，他们现在确实预感到末日近了。他们的陈麻司令象烈日下的雪人，靠不住了，受他们蒙蔽的广大群众已经怀疑了。绝大多数工农群众不在他们一边，解放军不在他们一边，革命干部不在他们一边，最重要的一条是毛泽东思想不在他们一边，他们知道，这个权夺不下来，于是吵啊，无休止的吵啊……

这个“夺权”的黄粱美梦就在绝望的争吵声中破灭了！陈再道精心导演了几个月的“夺权”丑剧，最后付之东流了！

回光返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陈再道之流，“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坏头头碰了多少壁，已经是鼻青脸肿；可是他们仍然象没头的苍蝇一样，继续往那玻璃窗上碰。他们的捣乱，不到他们的灭亡之时是不会终止的。

夺权失败以后，七月廿一日下午他们又把“临时联合代表团”这具僵尸复活起来，改头换面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设在军区对门的铁路大楼里。作为他们垂死挣扎的指挥机构。当天他们在纪辉三条反动纲领的基础上，订了几条计划。摘录如下：

“(1)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2)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

(3)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

(4)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就在开会的同时，即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在坏头头蔡××、张××的带领下，千余人乘坐二十六辆卡车又一次冲击××××。他们扬言要“找王力”。这时周总理、谢副总理都在里面，问题很严重。已经觉悟过来的8201警卫部队的同志，马上站出去做工作。他们对“百万雄师”的暴徒说：“王力同志昨天被你们抓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你们昨天抓去王力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天又来冲就错上加错了。你们不是说三新、二司、工总坏吗？可是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他们从来没有来冲过：你们两天之内冲了两次，这是什

么问题?”暴徒们不听劝告，还是要冲。8201 警卫队的同志厉声对暴徒说：“你们要冲，我们要保。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打死，要不，你们休想把首长抓走!”双方就僵持下来。正好这时谢副总理，余立金同志打电话给陈再道，说：“如果你们再这样搞，你要负完全责任!”陈再道在这种被迫情况下，只好叫秘书打电话给“百万雄师”，说：“你们应该撤了。”结果半个多小时后暴徒们就撤了，这充分说明了“百万雄师”是很听陈麻司令的指挥的!

第二次冲击××××失败了，他们已经感到日薄西山，妄图依靠所谓“外援”来挽救残局。

他们炮制了一个炮打中央文革、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所谓《告全省人民书》，胡说什么“王力的所谓指示，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妄图煽动全省工农“紧急动员起来”，“坚决抵制”，并要和王力同志“斗争到底”。这份反革命铅印传单，散发到全省，流毒很广。

在《告全省人民书》基础上，又起草了一份更为反动的，更为恶毒的，更带欺骗性的《通电全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对王力同志，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以达到他们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目的。他们妄图把事态扩大到全国去搞反革命的大凑合。初稿写出后，发给各个组织讨论。可是还没有来得及修改，他们就全线崩溃了。

“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仍然是一块朽木，一具僵尸。他们妄图借尸还魂，可是伸了几下腿，又倒下去了。蔡炳臣之流首先看到了这个败局，于是他们又耍起新花招。他们再不梦想胁迫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而把希望寄托在北京的谈判上面了。”

七月廿二日上午，蔡炳臣接见了省司、省直联司的头头。省司、省直联司中有很多黑秀才，在“临时联合代表团”和“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里都是耍笔杆子的角色，是“中心发言组”的骨干。因此蔡炳臣很赏识他们，特意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充分材料到北京谈判，到北京解决武汉的问题。”蔡炳臣要他们针对王力同志十九日在军区二级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准备材料。王力同志在那次会上说，工人总部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是把矛头对准陶铸、王任重等走资派的，因此大方向是正确的。蔡炳臣就要省司、省直联司的黑秀才编造

出一套“工人总部是保了王任重”的材料。王力同志说到，职工联合会是陶铸操纵的，工人总部同它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打垮了它，因此工人总部的主流是好的，应该大树特树。蔡炳臣就要黑秀才们编造：“职工联合会不是陶铸操纵的，工人总部搞了它，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保了王任重，大方向错了。”王力同志说到：“一·二六”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而蔡炳臣要省司的头头编造一套材料，证明“一·二六”夺权是假夺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蔡炳臣这个老贼，真是老奸巨滑，其狠毒，真不下于眼镜王蛇！

在此之后，即七月廿二日晚上，为配合蔡炳臣的“到北京谈判”，“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又秘密制定了两条罪恶计划。一条是：准备启用人民武装部掌管的枪枝弹药，装备六十万人，顽抗到底。另一条是：准备同时组织十万人徒步进京“告状”，配合“北京谈判”，给中央施加压力。

他们是险恶的敌人，可是历史是最无情的。还没有让他们这些罪恶计划付诸实现，就把他们推上了被告席。他们在这场大决战中彻底输了，只得在历史的审判席前低下了狗头！

纸船明烛照天烧

震惊全国的、骇人听闻的七·二零反革命暴乱开始之后，只见牛怀龙、蔡炳臣和“百万雄师”、“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似跳梁小丑，在幕前疯狂表演，而他们的黑司令官——陈大麻子、钟暴牙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就来给他们这两个黑主帅写个大事记吧！

七月二十日凌晨，反革命暴乱的序幕拉开了。这时谢副总理打电话把陈再道、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采取措施，他们马上暴露出自己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断然拒绝。当暴徒们绑架王力同志时，陈再道在会客室里装死狗，钟汉华在地下室里缩龟头。

七月二十日上午，暴徒们正在军区大院毒打、围攻王力同志时，陈再道乘车回到他的安乐窝×××××去了，钟汉华出于无奈，去现场应酬了几句。下午，英勇的8199部队奋身营救王力同志脱险时，这时陈再道派人去茶港，把他的老婆接到东湖，在那里寻欢作乐，而钟汉华临阵脱逃，在军区二号楼二楼修身养性。看来他们似乎在当“逍遥派”了，其实不然，他们纵容、默许暴徒们炮打中央文革，这时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奸笑！

七月二十日晚上，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王力同志没有立足之地，在洪山的荆棘丛里走来走去，陈再道这时正和他老婆睡在凉爽舒适的××××里；钟汉华在军区的炮兵司令部里享受着“高级首长”的待遇。他们根本不管，任其事态扩大蔓延。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周总理把陈再道找去了，陈再道依然置之不理袖手旁观，对抗中央。下午，钟汉华到××××，见了谢副总理，仍然是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不闻不问，然后又到××××去同陈再道密谈了。

七月廿二日正是我们敬爱的刘丰同志和英雄的武汉空军部队奋力营救王力同志的时候，陈再道、钟汉华回到他们的高级别墅——茶港去。下午，怕有人来揪他们这伙反革命分子，就开车到8199部队去。陈住6号楼，钟住1号楼。

这里要说一说8199部队的6号楼。这儿曾是陈再道的秘密防空洞。自四月分革命造反派揪陈大麻子以来，陈再道、钟汉华怕得要死，不敢住在茶港，一直秘密的住在这里，他们像历史上所有的反动派一样，非常害怕群众。可是他们今天已经自绝于人民，那儿也躲不了了，不管跑到那里，也得把你们捉拿归案！8199部队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在关键时刻造了陈再道这个坏蛋的反，为人民立下了新功！正好，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个独夫民贼送上门来了。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三点，中央拍来了电报，要恶贯满盈的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立即坐飞机到北京去受审。8199部队张绪师长通知了他们。不久就派部队把这两个血债累累的，发动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压送到×××机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坏事做到头了。他们在二、三月份勾结湖北省委内走资派王任重，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四、五月大力扶植和武装右派力量“百万雄师”，六月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七月份发动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暴乱。他们对党、对毛主席发动了极端狂妄的进攻，犯下了滔天大罪，罪该万剐！

今天他们彻底失败了，完蛋了！

你听，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场全国共讨、全党共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战斗打响了！十二级红色风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九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席卷！

全国支持武汉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激动和难忘的时刻啊！

七月二十三日清晨，东方刚刚露出曙光，五点二十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三遍播送着一个特大特大的喜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派来处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以及工作人员张根成同志和北航红旗战士井岗山、尹聚平、吴介之、胡慧娟等同志，于七月二十二日下午由武汉乘专机光荣地回到北京！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以及三军指战员和数万革命群众到机场热烈欢迎！

这雄壮嘹亮的声音，这特大特大的喜讯，震撼了武汉三镇！

连日来，中央首长被反革命暴徒绑架殴打，使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万分焦虑，日夜悬念；现在，那压在身上的千斤重石掀掉了，那布满脸上的愁云驱散了，心里真是豁亮呵，真是舒畅呵！革命小将，工人战斗队员，革命干部，江城的革命人民，一个个喜笑颜开，扬眉吐气，禁不住放声歌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紧接着，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武汉部队陆海空三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从营房，从工厂，从学校，从机关涌向街头，五十万军民汇成一股红色巨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七月的武汉，正值盛夏，那酷热的天气，暑气逼人。可是，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们，不管那烈日似火烤，不怕那汗水如注，高高举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彩色画像，举起一面面红旗，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地胜利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愤怒声讨王任重、陈再道之流，以及他们所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8201中的一小撮坏头头，阴谋策划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滔天罪行！

那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呵，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那气势磅礴的红色巨流呵，流向哪里，哪里就掀起了红色的浪潮。从武昌偏远的珞珈山脚下，到汉口的红卫四路，绵延数十里长的大街上，沿途都有革命群众自动设立的茶水站，游行队伍到哪里，那黄登登冰凉可口的茶水就送到跟前！被誉为“红色根据地”的六渡桥、人民文化园一带的革命群众，过去，在那白色恐怖笼罩的日子里，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不怕谩骂围攻，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支持革命造反派，和造反派并肩战斗，今天，在欢庆胜利的时刻，一看见游行队伍过来了，那须发斑白的爹爹婆婆，那聪明机灵的红小鬼，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着茶水，拿着洗净的毛巾，走到游行队伍跟前，跟里含笑地说：“同志，天太热了，路走远了，喝点茶解解渴！”同志，擦擦汗！”有的干脆不作声，直往队伍里塞东西。游行的同志们，有的还没来得及注意，忽然手中塞进了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仁丹。还有西瓜、棒冰、面包、点心……不断地往队伍里送。有的同志不要，红小鬼就跟上队伍跑，硬往同志们手里送。听到那亲切的叫喊，看到这动人的景象，怎能不使人想起当年抗日根据地的乡亲们，对自己子弟兵的那种深情厚意！有了这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忘掉疲劳和炎热，更加意气风发，更加信心百倍地向前行进了！

突然，从游行队伍里驶过来一辆敞蓬大卡车，人群骚动起来！有人用手指着卡车兴奋地喊着。

“那，那个是工人总部的负责同志。”工总的头头参加游行啦！”群众忍不住围着卡车，向他们招手致意，并且互相传递着消息。这些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出来的革命闯将，在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陈再道之流捏造种种罪名，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勤务员同志，和许多无辜的阶级弟兄，就这样被残酷地抓进监牢。陈再道操纵的“百万雄师”曾恶毒地扬言：“工人总部能翻案，除非公鸡下了蛋。”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周总理、谢副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经过革命造反派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工总彻底翻了案！这些同志也重新获得了自由！当他们听到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他们乘坐的那辆卡车上写着：“武汉天亮了，公鸡下蛋了，工总翻案了！”许多任务人战斗队员游行拿的牌子上，也这么写着。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自豪，表达了革命派坚定不移的意志，也饱含着斗争的血泪！

在游行队伍里，经过“七·二零”严峻战斗洗礼的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更加认清了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丑恶面目，更加坚决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从内心喊出了：“热烈欢呼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向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战友们学习！一向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战友们致敬！”这响亮、激昂的口号，使得革命造反派感动得热泪盈眶。英勇的武汉地区解放军同志们，你们终于冲破了陈再道之流设下的重重障碍冲杀出来了！当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被反革命暴徒殴打、绑架的最最严重时刻，你们挺身而出。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中央首长，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了！你们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不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必将无往而不胜！革命造反派也忍不住发自内心地高呼：“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

“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解放军和造反派心连心，热烈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响彻江城，经久不息。革命小将们，工人战斗队员们，满含热泪，把用烈士鲜血染红的鲜红袖章献给最

最亲爱的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一个个戴上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袖章，同造反派肩并肩的向前行进！曾经在万分紧急的时刻，用自己的胸膛遮住反革命暴徒罪恶的黑枪口，英勇地掩护王力同志的武汉部队警卫营营长乐庆祥激动地说：“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地回到北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坚决站在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誓作他们强大的后盾，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武汉空军广大干部、战士表示：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生，死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死，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哪里需要就战斗在哪里，胜利在哪里！

游行队伍是红色巨流，滚滚向前！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一致愤怒声讨：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阴谋策划“七·二零”反革命暴乱的滔天罪行！大家齐声高喊：“陈再道是炮打中央文革的罪魁祸首！陈再道、钟汉华策划绑架王力同志罪责难逃！陈再道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解放军和革命派振臂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激动和不平常的日子啊！

这一天，祖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全城呈现一派沸腾的革命景象。从上午开始，驻京陆、海、空三军指战员，革命工人、革命农民、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一百万人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走向天安门广场。

这一天，来自抗暴自卫斗争第一线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首都革命派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会师了！

这一天，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响往的天安门城楼，高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大街，简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这一天，下午五时许，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的战友林彪副主席和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同志，和中央其它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其它方面的负责同志，同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走上天安门城楼时，广场上掀起了一层层红色波涛，那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响彻云霄。百万革命群众有力地挥舞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向谢富治、王力同志致敬！”“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一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亲自关怀下，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回到毛主席身边！最坚决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会上，随同中央首长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来武汉的北航红旗战士井岗山同志讲了话。他热烈赞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他说，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威力震撼着江城，他还说，首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作武汉革命群众的后盾，武汉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

接着，首都工代会、农代会，陆、海、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首都红代会代表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不把武汉地区那些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誓不罢休！一定要用战斗的双手，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在那振奋人心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中，大会通过了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的通电。

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北京支持你们》。社论中说：

“这次大会，体现了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关怀，显示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地区战友们的最大支持。

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武汉地区的战友们，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你们！党中央支持你们！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你们！”

是的，我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

七月廿六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全国各地的广大革命群众都在支持武汉！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黑龙江畔到云贵高原，一场红色风暴在我们伟大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席卷。连日来，到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处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声：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你看，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连日举行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

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驻军陆、海、空三军五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多万人，也冒雨走向街头，举行威武强大的示威游行！

在哈尔滨、济南、青岛、太原、长沙、郑州、贵阳、西宁、昆明、西安、乌鲁木齐许多地方，都有几万、几十万的人集会游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最坚决表示，誓作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后盾，和武汉的革命派并肩战斗，坚决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

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打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许多部队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致敬电，一致表示最坚决拥护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武汉地区问题的指示，最坚决拥护谢富治、王力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武汉部队支左问题所作的正确结论。全国军民的大集会大示威，集中表达了亿万革命群众钢铁般的共同意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是什么样的“大人物”，什么样的“老资格”，只要他胆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就坚决打倒谁!就必然是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必遭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周总理派医疗队到武汉，慰问在抗暴自卫斗争中负伤的战士!

中央军委、三军党委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陆海空三军驻京机关、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来武汉慰问演出!

来自祖国各地西藏，新疆、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都组织了轻骑队，向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学习，为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演出!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上海东方红、红旗电影制片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胜重重困难，热情地拍摄着全国声援武汉的影片，将武汉地区的斗争介绍给全国人民。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又连续发表《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新的考验》、《乘胜前进》、《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十八篇社论。七月廿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写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这一切，都给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给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有力的推动!这一切，给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之流，以沉重的致命的打击，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希望破灭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王、陈、钟之流，在祖国红色风暴的席卷下，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已经成

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已经是头破血流，身败名裂！他们所操纵的“百万雄师”等反动势力，昔日的淫威一扫而空，不出七十多个小时，就迅速土崩瓦解了！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认清了陈，钟之流以及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动嘴脸，纷纷起来反戈一击，大造陈、钟之流的反，大造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彻底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武汉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舞鼓着全国！

最后，在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胜利的时候，在我们为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迈步前进的时候，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点，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反动顽固分子，有的还在负隅顽抗，拒不缴械投降，有的已经分散隐蔽等待时机，企图卷土重来。正如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中指出：“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出现反复。”但是，不管如何反复，我们坚信：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将战胜一切！武汉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武汉事件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浪，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队伍也更加壮大了！现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有力支持下，这支钢铁的革命造反派队伍，正按照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教导，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党内的代理人王、陈，钟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胜利一定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在我们介绍《武汉事件》行将结束的时候，让我们预祝武汉的、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役中，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为人民立新功，创立更辉煌的业绩吧！让我们高呼：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钟汉华！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记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在全国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为了配合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之流批深批透;为了给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及时地提供一些材料;为了把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广大指战员的英雄事迹及时告诉大家,掀起拥军爱民的新高潮,我们特赶编了《武汉事件》这本小册子。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调查也不够全面、深入,特别是时间紧迫,其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多给我们批评和帮助。

(来信请寄:武汉钢二司红水院斗、批、改办公室)

编写《武汉事件》一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的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武汉地区许多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战友的协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67年8月于武汉